

韩国端午汉文作品与屈原之关联研究

李畅

一、绪言

中国与朝鲜半岛陆路相连，两地的文化交流自古频繁。据《天运绍统》记载：“箕子率中国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巫之流、百工技艺皆从而往焉。既至朝鲜，言语不通，译而知之，教以诗书，使其知中国礼乐之制、父子君亲之道、五常之礼，教以八条，崇信义，笃儒术，酿成中国之风，教以勿尚兵斗，以德服强暴，邻国皆慕其义而相亲之，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故曰诗书礼乐之邦、仁义之国也。”^[1]可知，中国端午习俗可能在早期移民的影响下逐渐传入朝鲜半岛，而屈原与端午的渊源亦是在两地不断的文化交流中得以发扬。因此，诸多韩国古代文士在进行有关端午的文学创作时，其或悼念屈原寄怀明志，抑或借古讽今议论政事，抑或在端午祈福国泰民安。

目前，就韩国端午汉文作品与屈原之关联未见专题研究，而韩中学界关于朝鲜半岛端午文化的相关研究有三种方向。其一，基于朝鲜半岛文化对东亚端午习俗进行比较的研究。如，黄杰《从岁时民俗特征比较中韩端午节端午祭》（2007）、刘石林《汨罗端午习俗与韩国江陵端午祭探源与比较》（2008）、朴承焕《韩国端午的特征与韩中端午申遗后的文化反思》（2010）、徐毅、李姝雯《论韩国古代端午的活动内容及特点——兼与中国古代端午相比较》（2014）、영동훈《韩中两国端午节对比研究》（2016）、马杰《中国端午节文化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传播及演变》（2017）、余义泽《中国秭归端午习俗与韩国江陵端午祭之比较》（2018）等。其二，以端午节为导向，探索韩国文人创作对端午文化的受容。如，张思齐《从端午节看杜诗在韩国、越南和日本的传播》（2016）、吴双燕《端午有关韩国汉诗研究》（2020）、박영환《从鲁认〈锦溪日记〉记录看端午文化的地域特征与多元性》（2020）等。其三，在韩国汉诗的研究方向下部分提及韩国端午诗创作。如，王国彪《车天辂汉诗研究》（2010）、左江《朝鲜文人集杜诗研究》（2015）等。因此，鉴于现有成果中有关韩国端午汉文创作对屈原受容未被关注，而笔者据《韩国文集丛刊》、《韩国文集丛刊（续）》、《韩国古代楚辞资料汇编》等文献资料，查找韩国文人有关“端午”与“屈原”的文学创作，整理出相关文人共89位，作品共127篇，其中诗111篇，端午帖15篇，文1篇，其各篇统计详见附录一。

在这些作品中，笔者从端午汉文作品的创作出发，用文史兼论的方法，以朝鲜半岛古代重大历史时期下文人自身境遇为观察点，深入探索文人端午创作对屈原的受容情况。因此，在下文的具体论述中，笔者从历史变故中韩国文人的端午汉文作品、和平时期韩国文人的端午汉文作品与端午汉文作品创作的主要情感展开研究。

^[1] 朱权，臧元佐编.天运绍统卷二，哈佛燕京图书馆影印本[M].中国，1406,9.

二、历史变故中韩国文人的端午汉文作品

朝鲜半岛古代文人创作的端午汉文作品主要集中于高丽时期、朝鲜王朝时期、日治时期。其中,因朝鲜王朝分期有多种观点,故本文参考韦旭升《韩国文学史》,将朝鲜王朝划分为早期(14世纪-16世纪前叶)、中期(16世纪中后叶-18世纪)、晚期(19世纪-20世纪)三个阶段。又,基于《朝鲜王朝实录》、《朝鲜近代史》,笔者总结出与屈骚作品受容相关的高丽灭亡与朝鲜王朝建立、癸酉靖难、四大士祸、壬辰战争与胡乱、中期党争、李朝灭亡、日治时期此七段重大历史时期,并深刻剖析再这些历史时期中不同文人的端午汉文作品与屈骚间的关系。

(一) 高丽灭亡与朝鲜王朝建立

据整理得知高丽末期已有6位文人进行有关于端午和屈原的汉文创作,如李齐贤《端午》云:“旗亭且饮菖蒲酒,未用醒吟学楚臣。”^[2]李谷《明日端午,复用前韵》云:“远嫌靖郭妨生子,每爱灵均尚感人。”^[3]金九容《端午》云:“为问汨罗何处是,龙舟上下浪波中。”^[4]等,可知高丽王朝后期的文人已在端午日论及屈骚。此时时局混乱、政治分裂。动荡的社会逼迫文人做出选择,他们或固守忠心,或接受新政。因此,此处选取了保守派代表文人郑梦周,隐世避乱的元天锡、李穡以及辅佐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的郑道传三类典型文人,深入分析他们的端午汉文作品。

第一类典型文人,即保守派文人郑梦周,其生于1337年(高丽忠肃王复位六年),卒于1392年(恭让王四年),字达可,号圃隐,谥号文忠,本贯迎日,高丽末期文臣。其“天资粹美,学问精深”^[5],且为人忠烈,即使其所处时代动荡不安,仍秉持忠君为国之心,希望挽救危在旦夕的高丽王朝。郑氏在与李成桂一派的政治斗争中最终落败,后被李成桂之子李芳远杀害,为国殉节。据《东人诗话》言:“有僧赠圃隐郑文忠公曰:‘江南万里野花发,何处春风无好山。’圃隐流涕曰:‘呜呼其晚也,其晚也。’”^[6]此处意指在世事混乱时,有僧人赠与郑氏一联诗句,此诗言如今春风袅袅漫花遍野,哪里的春风没有好山。而此时的郑氏得知春天日近,心里却想到国家已无安宁,山河破碎。他不禁痛哭流涕,感叹如今已无回天之力。此刻郑氏忠心难表又目睹家国破碎,因而境遇与屈原相似,故使其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屈原和楚辞的影响。如,1384年明朝将高丽朝使臣流放至云南,并借此向高丽朝发难。在此危急之际,郑梦周毫无畏惧,毅然出使中国。其途中经过邮亭,又逢端午节,便作《端午日戏题》云:“今年端午在邮亭,谁送菖蒲酒一瓶。此日不宜沉角黍,自家

[2] 李齐贤.益斋乱稿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2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518.

[3] 李谷.稼亭先生集卷十七,韩国文集丛刊第3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205.

[4] 金九容.惕若斋先生学吟集下卷,韩国文集丛刊第6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45.

[5] 权采.圃隐集序,韩国文集丛刊第5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561.

[6] 成俔.圃隐先生集附录,韩国文集丛刊第5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620.

还是屈原醒。”^[7]此诗意指今年端午郑氏身在邮亭，无人赠送菖蒲酒，因而自己没有喝酒。此时大家喝酒作乐，唯有无酒的郑氏如屈原般独醒，自投角黍来悼念屈原。此时的郑氏秉持“尊主佑民”的思想在时代动荡中始终无法实现政治抱负。出使行程的前途未卜、身处异地的孤单以及与屈原相似的境遇让郑氏在此诗中流露出自己在乱世独醒的孤单和端午百感交集的悲悯情绪。

第二类典型文人，如在高丽朝末期的时局动荡中选择隐世以躲避纷争的元天锡、李穡等人。元天锡，生于1330年（忠肃王十七年），卒年不详，字子正，号耘谷，本贯原州，高丽晚期隐士。据丁范祖《耘谷行录序》记载，高丽王朝覆灭后，元氏“义不事二姓，匿伏大山嵯岩之中”^[8]，过着隐居务农，与世无争的生活。然而其“有时感念宗国，书写胸臆。直指则悲愤慷慨，婉寄则徘徊掩抑。”^[9]元氏将这种思念寄怀于文字中，如《端午》云：“静对菖蒲一尊酒，笑他兰渚独醒臣。”^[10]此联意指元氏面对着眼前的菖蒲酒，心中思绪万千，而想到江边独醒的屈原时不禁发笑。元氏将自己视为屈原，其同屈原一样独醒于世。而此处的笑既有对屈原不罔流俗的敬慕，亦是面对世事无常的无奈苦笑。由此可见，在新政建立后元氏通过以端午创作委婉表达自己对先朝的思念情感。

李穡，生于1328年（忠肃王十五年），卒于1396年（太祖五年），字颖叔，号牧隐，谥号文靖，本贯韩山，高丽晚期的学者。身为与元天锡同时代的文士，李氏毕生研究朱子理学，在高丽王朝灭亡后不事李朝。据权近《朝鲜牧隐先生李文靖公行状》记载，李穡“忠君爱亲之念，至老不衰。每形于辞色，现于诗文。”^[11]其常在端午追忆屈原以表对前朝怀念的感伤之情，如《端午日阅旧书得崔员外小柬有感而作》云：“九泉今日应惆怅，角黍无人为子炊。”^[12]此联意指屈原今日应该心有惆怅之感，因为无人在端午包角黍投江以祭其魂。李氏通过揣测屈原的心情，亦是借此暗叹世事沉浮。其认为经历动荡而改朝换代后的新政中鲜有如屈原般的独醒之士。李氏此诗既表达了对新政的不满，也饱含其对前朝的思念情感。

第三类典型文人，即郑道传。1388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发动兵变，与新兴儒学势力联合扶持恭让王即位，之后掌握高丽王朝政治实权。在消灭郑梦周为首的保守派势力后，都评议使司郑熙启、左侍中裴克廉等众人推举和大妃的教旨帮助李成桂登上王位，朝鲜李氏王朝于1392年建立。身为新兴儒学士大夫代表的郑道传，为朝鲜王朝的建立作出卓越贡献。而在新政稳定后，郑氏积极分析高丽前朝存在的社会问题，探索变革方向，大举推行法制改革，力求改变百姓贫苦、国家衰败的局面。其曾作《端午日有感》云：“野父田翁劝酒频，谓言今日是良辰。颓然醉卧茅檐下，还愧醒吟泽畔人。”^[13]此诗描写端午日被野夫田翁认为是良辰吉日，进而他们把酒言欢。郑氏认为他们醉倒屋前有愧于曾行吟泽畔而为国捐躯的屈原。

[7] 郑梦周.圃隐先生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5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574.

[8] 元天锡.耘谷行录序,韩国文集丛刊第6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125.

[9] 同上.

[10] 元天锡.耘谷行录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6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149.

[11] 权近.牧隐稿行状,韩国文集丛刊第3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506.

[12] 李穡.牧隐诗稿卷五,韩国文集丛刊第4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12.

[13] 郑道传.三峯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5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306.

此处“野父”一词除指农夫之外，亦包含当时大多数的文人。而郑氏将自己喻为“行吟泽畔”的少数独醒臣。因他在李朝建立初期探索改革求新，始终坚持以忧国忧民为己任，故此诗亦表达其坚定的政治理想。

（二）癸酉靖难

朝鲜王朝早期的社会生活虽已稳定，然政治斗争依旧激烈。此时段对文坛最具深远影响的事件便是 1453 年世祖李瑈发动癸酉靖难，进而篡夺其侄端宗王位一事。此时两大对立的文人政治群体因此产生，一派坚决反对世祖政权，有史称“死六臣”的成三问、俞应孚等六人以及不事新主而隐退不再入仕的“生六臣”金时习、成聃寿等六人。另一派则是与世祖政权妥协为官的徐居正、郑麟趾等文人。前者不事二君的思想便与屈原产生共鸣，后者则因选择入仕而放弃文人气节，其内心矛盾愧疚的情感亦需借屈骚排遣。因此两派文人以各自视角创作了大量端午诗文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朝鲜初期文人受容楚辞的具体体现。此部分以接受新政的典型文人徐居正作主要分析。同时，因金时习被视为屈骚受容的代表文人，故在反对世祖一派的众臣中选择金时习作主要分析。

徐居正生于 1420 年（世宗二年），卒于 1488 年（成宗十九年），字刚中，号四佳亭、亭亭亭，谥号文忠。据权鳌《海东杂录》记载，徐居正自幼聪颖，“年才六岁，知读书属句”。^[14]他二十五岁时入仕，曾担任了正二品大提学一职长达二十三年之久。1453 年发生的“癸酉靖难”对其影响极大，他与发动政变的韩明浍、郑麟趾、申叔舟等人一起成为靖难功臣。这样的选择迫使其与注重文士节义的士大夫群体对立，但他又如屈原般心怀壮志，渴望独立不迁，故其始终以为自己有“失节”之过。因此，这样的矛盾心理变化在徐氏端午汉文作品中主要有三类体现。

其一，借屈骚表达自己对失节的反思。徐氏曾多次作端午诗透露自己有愧于文人节气，如《端午》（其一）云：“今年又端午，此日即良辰。满罍唯菖酒，当门有艾人。纁衣行处软，竹扉赐来新。欲进江心镜，吾今忝谏臣。”^[15]此诗意指徐氏想在端午良辰进献江心镜，但又认为自身有负于谏臣之名。此处亦暗指屈原才是真正的谏臣。又如《柔城县端午》云：“浮生几度天中节，尘世多惭海上鸥。南楚英灵应不昧，无因一去酹湘流。”^[16]此诗意指人的一生能经历几次端午节，其直言人生短暂，且难以超然尘世之外。其在端午日感叹不应忘记屈子，而自己此时又无法以酒祭奠屈原。徐氏此时回忆起投江明志的屈原，而自己却在为篡夺王位的世祖做官，不禁心生惭愧。

其二，以屈原的处境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徐氏关心现实，无奈仕途不顺，难以实现政治理想。而这样的压抑情感在其端午创作中亦有体现，如《端午》（其二）云：“又是天中节，光阴似转丸。何人腰服艾，有客佩纫兰。燕子微风动，榴花小雨寒。年年蒲节酒，

^[14] 权鳌.海东杂录册四,韩国文集丛刊[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

^[15] 徐居正.四佳诗集卷五,韩国文集丛刊第 10 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307.

^[16] 徐居正.四佳诗集卷四,韩国文集丛刊第 10 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287.

自可养衰残。”^[17]此诗颌联改自《离骚》“户服艾以盈腰兮，谓幽兰其不可佩。”^[18]此处“服艾”者谓小人，“佩纫兰”者谓似屈原的君子，亦暗指徐氏自己。^[19]徐氏作此诗悼念屈原，既有对追求忠名节义的渴望，又感叹仕途不顺，难以施展宏图的愤懑。

同时，徐氏又以端午诗的创作表达自己对朝野众人的抵触情绪。如《端午戏题寄崔吏部》（其一）云：“菖蒲细切泛醪盆，酬酢无人共细君。艾叟有何奔竞事，今朝随客立权门。”^[20]此诗意指在端午日徐氏只得与妻子细细品尝菖蒲酒。第三句徐氏将群臣比作艾叟般的小人，他们追随依附在权贵门下。而徐氏站在“艾叟”的对立面，表达了对朝野的鄙夷。此句源自《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兮。”《端午戏题寄崔吏部》（其二）又云：“家家端午酒杯馨，一酌何人吊楚灵。屈指独醒无用处，与君痛饮不须醒。”^[21]此诗意指端午日人人皆饮酒作乐，却无人忆得悼念屈原。如屈原般的独醒臣徐氏难以唤醒众人，无奈只得与妻子饮酒以排解心中的苦闷。此处“楚灵”既指屈原，亦指徐氏自己，其认为自己“独醒”而难与众人为伍。故“独醒无用处”一句，既是徐氏对处境的反思，也是对时政的否定。

其三，借端午诗倾诉自己的归隐意愿以及对人生的彻底反思。如《次韵子固端午见寄》云：“年来病与老相寻，勃郁情怀易满襟。自有兰汤新沐发，可无菖歎古传心。浮生几天中节，往事空悲泽畔吟。出处人生如适意，不论朝市与山林。”^[22]此诗开篇言自己年老患病，“勃郁情怀”之壮志无法抒发只得落襟。颌联源于《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一句，又化用楚文王嗜菖歎的典故，借以抒发自己难与君主同心，自然产生了归隐情绪。尾联抒发徐氏对浮生的看法，他认为无论在“朝市”或“山林”，人生适意便不枉度此生。即，只要坚持如屈原般“独醒”，无论是否在野亦能明志。又，《重午》云：“饱经五十八端阳，身世蹉跎白发长。艾带盈腰随处见，菖醪满眼为谁香。乍挥团扇消清暑，试着轻衫博嫩凉。千古悠悠一炊黍，无才有赋吊沅湘。”^[23]此诗意指经历五十八年端午节的徐氏，虚度光阴而白发渐长。徐氏认为“艾带盈腰”的谗佞之人随处可见，自己“独醒”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其尾联感慨人生犹如炊烟，功名利禄皆无意义。徐氏认为其平生虽无能，但却可作诗来吊屈原。由此可知，徐氏在晚年已看透仕途官场的本质，并通过追悼屈原来抒发己怀。

与徐居正相反，反对世祖政权的文人群体认为世事浑浊不愿同流合污，他们更多地受屈骚影响，并借端午诗创作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政治环境的追求。如“生六臣”之一的金时习便是此群体的代表。

金时习，生于1435年（世宗十七年），卒于1493年（成宗十一年），字悦卿，自号梅月堂，本贯江陵，朝鲜初期文人。癸酉靖难后，金时习不满世祖篡位倒施逆行之举，闭门大哭三天，后撕毁儒服，焚烧经书，削发为僧，四处云游，不再入仕。在经历现实动荡后，他

[17] 徐居正.四佳诗集卷八,韩国文集丛刊第10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337.

[18]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36.

[19] 郑日男.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之关联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0.

[20] 徐居正.四佳诗集卷十三,韩国文集丛刊第10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394.

[21] 同上。

[22] 同上。

[23] 徐居正.四佳诗集卷二十八,韩国文集丛刊第10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477.

逐渐与屈原坚持自我、忠于祖国的高尚情操产生共鸣。正如郑日男《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之关联研究》所言,金氏一生未入官场,故其没有贬谪或党争的经历,是一位纯粹的文人。^[24]因而,金时习与其他文人借屈骚抒发己怀的初衷有所不同,其多是以纯粹文人的心态关注屈原及其作品。如,屈原在端午日投汨罗江一事,金时习曾言:“汨罗当日葬忠魂,千古江山暗结怨。”^[25]称赞屈原投汨罗江是忠诚之举,自此之后凡有江山之处皆有屈原的忧怨。又如,他曾作此诗《端午》云:“佳辰相喜浴兰汤,梅雨初晴角黍香。人事萦如缠彩缕,世情苦似服昌阳。安榴影转花犹嫩,絺葛风轻日正长。千古楚江遗恨在,些章吟罢倚筠床。”^[26]此诗开篇写端午日沐浴兰汤、角黍飘香的景象。颌联急转直下,坦言世事复杂犹如彩缕缠身,将端午习俗之一的“系五色丝线”被赋予了更深的意蕴。“昌阳”即菖蒲,将世事比喻服用菖蒲般苦涩,暗示理想和现实发生冲突的苦闷之情。颈联描写端午日石榴花开,行人身穿的絺葛布衣随风飘荡,画面祥和美好。尾联却坦言屈原投汨罗江时所留的“遗恨”如今仍在。此处遗恨意指世事污浊而金氏独醒,其读罢楚辞只得靠在床边,而难以抒发抱负。金时习的境遇代表着癸酉靖难中一批“守节”文人的集体选择,亦反映了因权位斗争而造成的不幸与悲哀。

(三) 四大士祸

癸酉靖难后支持世祖登基的功臣多被封功加爵,逐渐形成在朝廷集贵族、官员、学者于一身的勋旧派势力。而发源于岭南地区的士林派则以金宗直为中心聚集了一批学者,如金宏弼、郑汝昌、曹伟、金骗孙、俞好仁等。另有不事二君的“节义派”,以及远离权势、淡薄名利的“清淡派”,如南孝温、洪裕孙等。其中勋旧派和士林派主要参与政治斗争,且政治立场和学术理念从一开始便相互对立。

世祖逝后,睿宗夭折,成宗幼年继位,勋旧势力掌握朝政实权。而成宗长大后为防止朝廷中勋旧大臣权力的过度膨胀,进而选任辅佐君主势力之一的士林派加以制衡。士林派核心成员金宗直在获得成宗任用后聚集大批士林派人员,他们依靠科举制度进入如台谏或弘文馆等言官行政场所。至此,士林派在朝廷中的影响力逐渐与勋旧派持平。两派虽相互对立,但实力上的持衡反而避免了激烈冲突。而燕山君即位后士林派势力迅速扩大,对世祖及勋旧派的批判更为直接,导致勋旧势力反扑。两派斗争愈发激烈,最终造成了1498年(燕山君四年)的“戊午士祸”、1504年(燕山君十年)的“甲子士祸”、1519年(中宗十四年)的“己卯士祸”以及1545年(明宗即位年)的“乙巳士祸”,本文统称为“四大士祸”。

综合考量四次士祸,戊午士祸和甲子士祸的本质还停留在对于“癸酉靖难”后政权合法性的争论以及追求清廉政治的士林派与腐化严重的勋旧派的彼此对立。然而己卯士祸和乙巳士祸则完全是两派权力斗争不断激烈的后果。由于政治迫害的不断加剧,士林派成员深感乏

[24] 郑日男.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之关联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6.

[25] 金时习.梅月堂集卷十二,韩国文集丛刊第13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273.

[26] 金时习.梅月堂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第13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144.

力。而端午诗文创作给予文人隐喻时政的机会，故此时期涌现出大量士林文人的端午汉文作品。笔者整理后发现，此时期士林派文人的端午汉文作品整体上呈现两类屈骚受容的特点。

其一，借屈原遇楚王表达对当政者的不满。据记载，“时主虐日甚，台谏以言事贬戮相继，己未先生上疏论拒谏累千言。”^[27]士林派文人洪贵达（1438-1504）因燕山君荒淫无度多次上疏，谏言多达千句。他曾作《端午》云：“汤兰浴德心源洁，蓄艾医民国祚延。堪笑楚王谗妬误，至今竞渡汨罗船。”^[28]此诗指出楚王听信谗言不用贤臣是导致屈原投江的直接原因，而楚王被世人批判，屈原至今仍被称颂。此亦表达洪氏对如今当政者耽误国政的不满之情。在乙巳士祸中遭到勋旧派诬陷的士林派文人闵齐仁（1493-1549）曾作《端午帖子》云：“泉羹已赐千官罢，龙镜休夸百炼成。独有不逢昭代恨，九原难作楚臣平。”^[29]此诗借用古时皇帝赐大臣泉羹、锤炼制作江心镜及“九原可作”人死可复生的三个典故，“昭代”即指政治清明的时代，此处感慨楚臣屈原不遇明君，心怀怨恨投汨罗江，而致使九州大地上再难见屈原。朴氏借屈原的遭遇代表士林派对昏君的控诉。

其二，借屈骚表明自己不惧强权、恪守忠义的士大夫节气。此段以卢守慎、林亿龄作典型分析。卢守慎生于1515年（中宗十年），卒于1590年（宣宗二十三年），字寡悔，号稣斋、伊斋、茹峰老人，谥号文懿、文简，本贯光州。卢氏为人正直，做官时常直谏时事。他曾上书仁宗国王弹劾领议政李芑耽误国政，因此与朝政决裂。明宗即位后，卢氏又在乙巳士祸中受到牵连被发配珍岛。后在岛上建茅屋三间，潜心钻研经史，逐句注释《夙兴夜寐箴》。同时他鼓励婚俗礼仪，彻底改变了岛上的蛮夷风俗。宣祖即位后被朝廷复召，官至宰相。在僻居海岛二十年里，卢氏秉持文士气节，心系朝政。他在谪居期间曾作《端午日，俞张朱携酒来慰》云：“重午升平日，穷临大海滨。相知二三子，来问独孤臣。竹叶侵尊绿，榴花照眼新。沉吟从滞迹，烂醉即忘身。”^[30]此诗首联写明自己身处孤岛，端午日面朝大海，颇有苦涩悲情。卢氏以屈原般的独醒孤臣自比，只有三两知己与自己相约。卢氏选择饮酒烂醉以忘记时事混乱所带来的内心痛苦。与主动隐退的文人不同，卢氏是在政治斗争中落败遭贬而被迫“出世”，其渴望入仕料理国政，又不愿与当时朝野为伍，故心情较他人更为苦闷。幸运的是卢氏最终等得光明，在宣祖即位后重新入仕，在党争初期也发挥了协调双方的积极作用，可谓对国家付出自己的全部忠心。在逝世前他曾为自己作墓铭，其言“小事糊涂或终累，大意分明信无愧。”^[31]是对自己一生颠沛流离不忘初心的高度概括。

林亿龄生于1496年（燕山君二年），卒于1568年（宣祖一年），字大树，号石川，本贯善山，身为士林派成员。与林亿龄同为手足的弟弟林百龄却是勋旧派当政大臣。在乙巳士祸中，林百龄诬陷迫害了诸多士林派成员。据李中悦《林亿龄传》载：“其弟百龄阴结权奸

[27] 洪贵达.虚白先生集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第14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224.

[28] 洪贵达.虚白先生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14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165.

[29] 闵齐仁.立岩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第25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425.

[30] 卢守慎:稣斋先生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35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86.

[31] 卢守慎:稣斋先生集卷十,韩国文集丛刊第35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287.

倡祸士林，公貽训戒之诗，至切至愤，百龄不从。”^[32]在关乎文人节气的政治斗争中，林亿龄赠其弟训诫之诗，希望他能明辨是非。然百龄仍一意孤行，故林亿龄不顾兄弟情义毅然与其弟决裂。林百龄曾赠送其功臣录卷，林亿龄亦在“作祭文以付火。”^[33]为此他饱受煎熬内心自责，曾作《端午日有感》云：“常闻楚大夫，此夕江中沉。天地渺东南，日月成古今。如何使我怀，唏嘘不可禁。自古死不一，我独先生钦。床头有骚经，曾是泽畔吟。悲来一朗咏，琅琅如玉琴。聋俗何由聪，反谓恶鸟音。读之想其人，不觉涕沾襟。”^[34]此诗意指楚国大夫屈原今日身投汨罗江中，天地古今之间生死者无数，林氏唯独钦佩屈原。林氏想见床头放的《离骚》曾经是屈原徘徊江畔的行吟，心中暗自伤神。而每每诵读楚辞，便被楚国大夫屈原忠义慷慨的品性所感动。作者于此诗将诵读楚辞的内容喻为瑶琴之声，低回而壮美，而将愚昧无知的世俗比作恶鸟之音，直言对当政朝权的鄙夷之情。同为士林派成员的金麟厚（1510-1560）曾作《五月五日题》云：“角黍哀忠直，流传旧俗存。冤魂招不得，何日入脩门。”^[35]据洪兴祖《楚辞补注》言：“脩门，楚都郢城门也。”^[36]此诗言以角黍投江纪念屈原的习俗从古流传至今，然而屈子的冤魂难以招回，不知何日才能长眠楚都。金氏此诗以屈子亡魂难招暗示世事浑浊，忠义无处安放。

同时，在政治环境日益严峻的时代背景下，部分文人选择在士祸爆发之前急流勇退。如，“清淡派”代表文人南孝温（1454-1492）因反对世祖暴政，故上疏成宗，重提世祖癸酉靖难之事，引起勋旧派大臣群起而攻之。南氏深感朝野形势愈发复杂，于是选择退出官场仕途，归隐山林。其曾作《五月五日，浮江酣畅，有怀屈原》云：“屈子纫秋兰，王不知忠诚。营营魂识路，南指月与星。怀沙五日死，遗恨有离骚。至今竹枝词，同日歌万夫。我生何太晚，不得子同时。临江酹一杯，天意飒风吹。月黑江风腥，照夜有孤灯。孤舟泊浊浪，立石危百层。因嗟语妹婿，此宵君解未。灵均归日是，万古江汤沸。鱼岂解哀忠，长鲸喜食人。投筒此竞渡，清泪迸无津。谁回不平愤，欲食椒兰肉。不忍细细陈，说尽君应哭。”^[37]此处“长鲸”意指谗佞小人。此诗开篇言屈原于五月五日投江而死，责备楚王不识贤臣忠诚的昏庸。屈原虽死于端午日，但他的哀怨皆留于楚辞中。人们至今还在传唱竹枝词，在端午正日以歌追忆屈原。接着南氏感慨自己出生太晚，表达未能与屈原身处同时代的遗憾。五月五日月黑风急，南氏坐在一叶孤舟随浪漂泊细细饮酒，又因伤神叹息与妹夫低语，心里难以释怀。其遥想屈子因小人诬陷，无奈葬身汨罗，然江中鱼又怎能理解屈原的哀怨和忠诚。想到投角黍、竞渡追忆屈原，以及屈原的事迹，南氏不禁落泪。因而，从此诗中可见南氏在经历官场沉浮后终觉势单力薄，难凭一己之力改变现实，因而其选择弃官归林。政局混乱和忠义难表的经历对他打击极大，其归隐后佯狂不仕，纵饮而病，于1492年（成宗二十三年）逝世。

[32] 李中悦.乙巳传闻录,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214.

[33] 同上。

[34] 林亿龄.石川先生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27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361.

[35] 金麟厚.河西先生集卷五,韩国文集丛刊第33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88.

[36]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02.

[37] 南孝温.秋江先生文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16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21.

（四）壬辰战争与胡乱

1590年，宣祖派遣以正使黄允吉\副使金诚一为首的代表团出使日本，负责探查日本对朝动向。在送回的报告书中，金诚一认为日本乃弹丸岛国不足为虑，而黄允吉却称日本的威胁迫在眉睫，必须及早做好准备。^[38]由于此时东西分党已经发生，且东人掌权，因而东人成员金诚一的观点遂被宣祖采纳，朝鲜王朝对日本没有做出任何防范。1592年4月丰臣秀吉调集约二十万兵力突然入侵朝鲜，壬辰战争爆发。之后，在朝鲜王朝的要求下明朝出兵援救朝鲜。在1593年7月中日议和停战的背景下，日本于丁酉年（1597年）再次发动对朝战争，直至1598年9月丰臣秀吉病亡，日本被迫从朝鲜撤兵，因而战争前后历时七年。^[39]国家危难之际，许多文人弃笔从戎参与卫国战争乃至献出生命，而此时段的端午汉文作品创作常借屈骚抒发忠心爱国，并愿与国共存亡的士大夫气节。本节将公元1592年至1598年的朝鲜战役统称为“壬辰战争”，在此时段选取李廷蘩、朴汝梁等多位经历倭乱的典型文人。通过结合战争前后他们的切身经历，分析这一时期端午汉文作品对屈骚的受容情况。

壬辰战争爆发后日军大举入侵，五月底已攻至平壤附近，宣祖李昖被迫西狩出逃。文士李廷蘩（1541-1600）在宣祖流亡后意欲自缢效忠，之后被旁人救出，遂决心为国战斗至死。倭贼攻入汉阳城时，李氏言“今贼迫头，只待坐死，不忠不孝孰甚焉。”^[40]于是留守城中积极组织义兵抵抗。他曾作《端午醉吟》言：“蒲觞烂醉不须辞，佳节他乡此一时。堪笑屈原憔悴甚，楚人千载只追悲。”^[41]李氏以为端午喝酒烂醉的活动无需推辞，因为在战争时期端午日是身处他乡之人少有可以放松的时日。他认为憔悴行吟的屈原甚是可笑，世人千年以来却只以悲追忆屈子。如今外敌入侵，战事不利，民间自发性的抵抗又难以改变国破家亡的整体局面，李氏将自己与屈原的境遇相比较，认为其目睹国土沦陷的无力和痛苦较之屈原面临的挫折更为艰难。因此李氏否定屈原亦是表达自己对国家的忠诚热爱。朝鲜王朝文人李炖（1568-1624）曾作《重午怀李相公白沙》云：“眼看民俗取蒲樽，处处歌呼尽醉昏。回首楚江天万里，一杯谁慰独醒魂。”^[42]根据诗题可知，此诗是为追忆李恒福所作。李恒福，生于1556年（明宗十一年），卒于1618年（光海君十年），字子常，号白沙。在壬辰战争爆发后，李朝大臣群体中爆发了是否要向明朝请求援助的争论。但由于严重的党派斗争，分歧始终难以解决。李氏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始终支持向明求援。而在明臣丁应泰诬陷朝鲜通倭时其又赴北京辩诬，使明朝了解到真实情形。最终促成了明军来朝援助，使战局得到改

[38] 载于《朝鲜王朝实录■宣祖修正实录》卷二十五，宣祖二十四年（1591年）三月一日辛卯记载：“回泊釜山，允吉驰启情形以为：‘必有兵祸。’既复命，上引见而问之，允吉对如前。诚一曰：‘臣则不见如许情形。允吉张皇论奏，摇动人心，甚乖事宜。’”

[39] 各国对此段战争称谓不同：中国明清时期多称为“万历朝鲜之役”，当今中国学界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日本则分别按时段分别称为“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朝鲜王朝分别称为“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本文亦采用朝鲜时代的叫法。

[40] 李廷蘩.四留斋集卷十一,韩国文集丛刊第51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399.

[41] 李廷蘩.四留斋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51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270.

[42] 李炖.壶峯先生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16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17.

善。此诗意指如今端午节处处歌呼痛饮，众人皆醉酒昏睡。而回首眺望楚江，不知谁能以酒悼念李恒福。李炖于端午日作此诗悼念李恒福，并将其称为如屈原般的独醒臣，表达出对身处战争而心系家国的李恒福的赞誉和崇敬。

朴汝梁，生于1554年（明宗九年），卒于1611年（光海君三年），字公干，号感树斋，本贯三陟。壬辰倭乱爆发后，朴氏挺身奋起声援郭再祐组织的民间义兵，并撰写檄文呼吁岭南儒生参与其中。次年士官结怨导致义兵解体，朴氏仍在文人群体来往奔走，组织抗倭，“通谕列邑，辞甚激切，群情感奋”^[43]，虽然守城最终沦陷，其亦坚守到“事至无可奈何”^[44]。他曾作《端午日写怀示卢秀才晤》言：“他乡海门消息断，病鹤无力飞青云。空将麦饭泣天涯，南方谁复招游魂。”^[45]此处“海门”本意为入海口，代指朴氏家乡三陟。^[46]此诗意指家乡因战事而无消息。朴氏认为自己虽组织义兵，但面对侵略仍难以长久抵抗，故以病鹤自比，不能飞上青天。朴氏手持祭祀的饭食面对天边哭泣，不知屈原游魂能在何处，而南方又有谁来继续为屈原招魂。此处暗指当今国家混乱，世事难以安定。

壬辰战争结束后，本该休养生息的李朝却因这时明金双方的战事受到牵连。1623年仁祖反正后，朝鲜王朝一反之前的中立态度，推行亲明政策，拒绝与后金互市，且在明将毛文龙驻守皮岛一事上与满清分歧严重，导致双方外交关系恶化。皇太极执政后，亲命大贝勒爱新觉罗阿敏致书仁祖国王，列出四项罪状^[47]，随后出兵朝鲜，史称“丁卯胡乱”。朝鲜向来自视为文明上国，将后金等视作蛮夷，对其嗤之以鼻。故朝鲜王朝未对胡乱做好战事准备，导致伤亡惨重。以下选取抗金战役中表现突出的李庆全、李敏求等典型文人，分析此时段他们的端午汉文作品对屈骚之受容。

李庆全，生于1567年（明宗二十二年），卒于1644年（仁祖二十二年），字仲集，号石楼，本贯韩山。李氏“立朝五十年，身经多难”^[48]。丁卯胡乱爆发后，朝鲜仁祖不敌潜逃至南汉山城，随后被清太宗率兵包围，在多次交涉后，仁祖于丁丑年（1637年）正月三十出城投降，在三田渡向清太宗行三跪九叩之礼，史称“丁丑下城”。后金在受降前曾赐朝鲜仁祖一件七章蟒龙衣，颇有羞辱之意。^[49]李庆全以为此举有损国体，与清军据理力争，最终后金被迫同意改为九章蟒龙衣。仁祖得知此事后大喜意欲赏赐，李氏却言：“臣何功，只出奴一口。”^[50]李氏忠君爱国的文人节气可见一斑。之后，清军又要求在三田渡建立颂扬清

[43] 朴汝梁·感树斋先生集卷八，韩国文集丛刊第8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545.

[44] 同上。

[45] 朴汝梁·感树斋先生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8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435.

[46]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三，地理志/江原道/三陟都护府记载：“三陟：太宗十三年癸巳，例改都护府……，东距海口五里。”

[47] 《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二，仁祖五年（1627年）四月丁酉记载：“我两国原无仇恨，今何助南朝兵马，侵伐我国。此一宗也。我得辽东既系邻国，尔曾无一句好话。及窝隐毛文龙，助他粮草，尚无较正，写书与尔国，毛文龙等绑来，我两国和好，尔又不肯。辛酉年，我来拿毛文龙，尔国屯民鸡犬不动，尔又不谢。此二宗也。尔还把毛文龙放在尔国，招我逃民，偷我地方。此三宗也。我先汗归天，有仇如南朝而尚来吊问，贪礼来贺新汗。况我先汗与尔国毫无不好心肠，尔国无一人吊贺。此四宗也。先年尚有不好事件，笔难尽述。”

[48] 蔡济恭·樊岩先生集卷四十八，韩国文集丛刊第236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9，387.

[49] 据《景慕宫仪轨》记载：“殿下冕服为九章，王世子冕服为七章。”

[50] 同注48。

太宗的大清皇帝功德碑，李氏不愿撰写碑文，辞官隐退湖西。他曾作《端阳乘舟》悼念屈原云：“白沙青草古汀洲，烟雨霏霏江水流。欲吊忠魂何处是，从来鱼腹解忘忧。”^[51]此诗意指曾经屈原行吟的江畔如今青草依依，而屈子投江之处如今烟雨霏霏，李氏于此感叹世事变迁。而如今想要悼念屈原不知该去何处，只有跳江追随屈原才能解忧。因此可知，李氏忧时忠君的思想 and 家国破碎的坎坷经历，使其产生了效仿屈原的想法。

又，李敏求生于 1589 年（宣祖二十二年），卒于 1670 年（显宗十一年），字子时，号东州，谥号观海，本贯全州。胡乱发生时，李氏受命于江都保护东宫妃嫔，而其面对强势敌人时亦无可奈何，故次年江都便遭沦陷。在丁丑下城后，李氏又遇清算，以失职之罪被贬。他在贬谪途中作《端午日南春城从浑阳回迁路见枉》云：“正恨干戈尘滹淖，俱悲鬓发雪飘疏。醺醺众醉堪从俗，角黍招魂不受渠。”^[52]此诗意指国家经历战争后处处狼藉，李氏内心的悲伤犹如雪花飘落。在端午日众人皆饮酒烂醉，李氏不愿与他们为伍，但又害怕忠贞的屈原也不接受他。李氏怀疑自己在胡乱时的难以作为是否符合忠义报国的文人节气，因而产生了这样的担忧。

（五）中期党争

古代韩国朋党斗争的高潮出现在朝鲜朝中期，故党派林立的局面亦对此时期的端午汉文作品产生影响。基于不同政治立场的党争文人在创作中频繁提及屈原投江明志的形象，以抒发政治情感。因此，以下将中期党争分为党争形成与东西对峙、南北分党与光海君执政、礼讼争论与四色党争三段。在介绍党争发展过程的同时，结合各时段典型文人的生平经历，剖析此时段端午汉文作品对屈骚的受容情况。

1. 党争形成与东西对峙

士林派成员在屡遭士祸后纷纷选择隐遁山林，创办讲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朝鲜王朝书院讲学风潮的盛行。而在接受私家讲学的教育后，学员逐渐转变为各学派门人。随着学派影响力的不断壮大，书院成为了各学派表达自身观点及抨击时政的主要场所。据《朝鲜王朝实录■明宗实录》记载：“礼曹启曰：‘乡儒等各出资财，欲为先贤，建祀宇置书院，又请学田、奴婢，悉依白云洞书院之例，使之守护支給，其裨补学校之意，有足嘉尚矣。郑梦周，文章、节行，无让安裕，祀典、学规，在国制莫大之举。郑彦慤启请应否，收议大臣定夺。’依允。”^[53]书院在得到正式认可后迅速成为培养士林派门生的核心机构，随着这些士林成员逐渐担任朝廷中央官员，士林势力得以重回政治权利中心。这些成员因政治意见的区别而各自成派，他们以书院为据点，以学派为身份认同，由此学派逐渐向党派过渡，进而朝鲜王朝的朋党政治开始形成。宣祖执政后，士林中央官员因推荐吏曹、铨郎二职一事产生政见分歧，之后形成以沈义谦为首的西人势力和以金孝元为首的东人势力。1575 年爆发的“乙亥党论”

[51] 李庆全.石楼遗稿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 73 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234.

[52] 李敏求.东州先生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 94 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89.

[53] 明宗九年（1554 年）六月十四日甲寅,卷十六,朝鲜王朝实录[M].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东国文化社.

^[54]使得两方势力彻底决裂，东、西人两派正式分党。朝鲜王朝政治党派斗争的局面初露端倪，并迅速涉及权力、思想、人事等多方面。东西党争的爆发也意味着两百多年的朝鲜朝党争正式拉开序幕。以下选取东人党成员曹好益、许筠和西人党成员李安讷等文士端午汉文作品中的屈骚受容作典型分析。

曹好益，生于1545年（仁宗元年），卒于1609年（光海君元年）。字士友，号芝山，谥号贞简、文简，本贯昌宁，朝鲜中期文臣、东人党成员。著述有《芝山集》、《周易释解》等。曹氏师从李滉，专心学术，然在1576年其被卷入政治斗争中，之后被流放至江东。其曾作《端午饮酒》云：“今古贤才见与闻，饭筒犹祭水中魂。彩丝昌歜浑闲事，须就此君同日昏。”此诗意指曹氏听闻古今诸多的贤明之士，投角黍以祭悼屈原水中之魂。如今在端午日系彩丝，饮菖蒲酒已变成寻常事，曹氏意欲在此日追随屈子一起沉醉。同为东人成员的许筠，生于1551年（明宗六年），卒于1588年（宣祖二十一年）。字美叔，号荷谷。本贯阳川，朝鲜中期文学家，著有《荷谷先生集》。宣祖七年，年仅24岁的许筠拜礼曹佐郎，随即出使明朝交涉宗系辩诬的问题，归国后升任弘文馆修撰。此时本应是年少得志之时，许氏却因东西党争受到牵连，屡屡遭贬。因此，政治上的不得志使他心灰意冷，自此醉情于山水，最终英年早逝。其曾作《失题》云：“正是端阳节，江离楚客愁。青山独去路，怊怅望仙舟。”此诗意指今日正逢端午日，遥想千年前的此日江边的屈子深怀哀愁。作者想要到达归隐之地只有一条去路，其因失意而惆怅地期望着仙舟的到来。此处“楚客”既特指屈原，亦是许氏对自己这样被贬而身处他乡之人的自比。

李安讷，生于1571年（宣祖四年），卒于1637年（仁祖十五年），字子敏，号东岳，谥号文惠。本贯德水，朝鲜中期文臣、西人党成员，著有《东岳集》。李氏身世坎坷，数次被贬。其曾作《五月五日用李提督希圣韵》云：“菖绿浮樽酒味醺，绣屏神印赤符文。麝香旧钉冰团膩，金缕新缠彩索紊。二十离骚屈正则，三千宾客孟尝君。良辰坐算人间事，万古长空一点云。”此诗意指再端午之日杯盏斟满菖蒲酒，酒气熏人，各处的屏风都印着朱砂书写的驱邪符文。同时，又用钉盘盛着粉团，用金丝线缠的五彩丝带缠绕。颈联写到与端午日有关的屈原和孟尝君，引出尾联李氏在端午日静坐盘算人间事的形象，又化用“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典故^[55]，表达其渴望着眼现实的情感。又，作《次承旨侄（植）以端午赐扇见寄韵》两首，其一诗云：“痴比王家叔，身同屈子累。端阳又逢节，何日是归期。逸韵资三复，清风赖一麾。羨君喉舌地，朝夕且论思。”此诗作于贬谪时期，李氏认为自己犹如王湛不善交际常被误会，又像屈原般难被世人理解。如今恰逢端午日，却不知道何日是归期。高逸的风韵值得反复诵读，而李氏具有高洁的品格却遭到排挤。如今其身在贬谪地，日夜思念京城。因此，李氏因在党争中失利而遭贬，故作此诗借屈骚表达自己如屈子般独醒的思想。

^[54] “乙亥党论”是对发生在1575年论争的统称，包括吴健任吏曹正郎，金孝元任铨郎引发的争论、大司谏许晔弹劾朴淳引发的争论等事。

^[55] 此句出自《五灯会元》卷二，崇慧禅师在解惑时所言。此语意为佛法道义与天地同存，不依谁人而变化，而悟道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应该着眼自身，着眼现实。

其二诗云：“楚水千年恨，三闾未远游。我逢端午日，徒忆古扬州。纵荷潮阳赦，谁膺汉帝求。贤郎分赐扇，感旧涕还流。”此诗意指汨罗江中仍存屈原千年之恨，因而屈子从未远游。如今端午日，李氏只回忆起旧时扬州进贡的江心镜。颈联用典，意为即使能如韩愈般被君王理解，谁人又能承当刘邦所需的贤臣呢？李氏借用韩愈潮州遇赦^[56]、刘邦作《大风歌》求贤两个典故，抒发对佐君的渴望。接着回忆到自己在朝廷受赐端午扇的昔日荣耀，不禁落泪。李氏在东西分党后遭到波及，被贬谪至远离朝廷的荒凉处。其曾在此阶段作端午诗五首，借屈骚抒发悲愤，如《端午》其一诗云：“雪岭三韩北，鲸溟万国东。神京隔日下，令节屈天中。粽艾方言异，钗蒲土俗同。楚何臣处吊，徒此泣途穷。”此诗作于李氏被贬途中。此地遥距国都，远离君主，又适逢端午节。这里角黍的制法及语言与李氏所知不同，佩戴菖蒲的习俗却相似。李氏今日不知在何处悼念屈原，只能在途中落泪伤神。《端午》（其二）诗云：“白草连夷界，青山绕谿乡。明时一逐客，殊俗两端阳。艾叶谁悬户，菖华未泛觞。怀沙赋空在，独咏望清湘。”此诗作于李氏被贬第二年，贬谪地牧草连绵至蛮夷地界，青山围绕。李氏以屈原自比为被逐之人，在习俗相异的地方度过第二个端午。不知谁家门前悬挂艾叶，这里菖蒲亦没有被用作制酒。李氏面对清澈的江水，独自吟诵《怀沙》。又，《五月五日》云：“户仍悬艾旧，人自带蒲新。异俗三端午，颓龄一病身。奠觞思故陇，颂扇望中宸。此日年年泪，沉湘羡楚臣。”此诗作于被贬三年。作者描写五月五日之时门户依旧悬挂着艾叶，众人也佩戴着新制的菖蒲饰品，而李氏在这经历第三个端午，此时已颓然一身病。李氏以酒祭奠故乡先祖的墓莹，面对端午扇回忆在朝的光景。因而，每年的端午日李氏不禁落泪，因内心的悲伤和无奈使其羡慕投江明志的屈原。又，李氏作《五月初三日，南宫绩送酒三瓶，与司果李如璞同饮》云：“坐迫天中节，村南送酒来。呼儿催洗杓，葑客递倾杯。绕圃靡芜长，翻阶芍药开。独醒鱼腹里，回首五堪哀。”此诗意指日近端午节，友人送酒而来。李氏催促孩子清洗酒杯，村中客友相互倾杯共饮。靡芜环绕苗圃生长，芍药花越过台阶盛开。然而，李氏回想独醒的屈子投江葬身鱼腹之中，此事让其徒增悲哀。又，李氏作《南宫绩送四马酒一盆》云：“自从去岁端阳后，及到今年季夏初。每月三瓶四马酒，他乡万壑一蜗庐。遂令屈贾愁无赖，便作嵇刘醉兀如。何啻淮阴漂母惠，隋珠难报愧庄樗。”此诗意指从去年端午日到今天夏初，李氏每月能饮三瓶四马酒^[57]，其想到家乡高山连绵而自己却蜷居在自己狭小的寓所。因此，既然自己犹如屈原、贾谊两人忧愁而无可奈何，于是就学嵇康和刘伶般醉酒颓然。李氏感谢友人的赠酒不止是对自己的恩惠，更是羞愧自己没有才能难以报答友人的馈赠。

随着东西两党势力扩大，分歧日益严重。不愿看到局面恶化的右议政卢守慎和副提学李珣奔走东西两党之间忙于劝说，史称“卢李调停”。1584 年李珣逝世，彻底宣告了调停的

[56] 《新唐书■韩愈传》记载：“韩愈因作《谏迎佛骨表》遭贬潮州刺史。其在潮州任内上表忏悔谢罪，言语真挚，‘帝得表，颇感悔……，乃改袁州刺史’。”

[57] 《东国岁时记》第4卷第4章《月内》篇言：“用四午日重酿酒经春乃熟，周岁不败，名曰四马酒。”故四马酒即韩国传统饮品四午酒。

失败。1587 年西人党借郑汝立逆谋一事大肆攻击东人党，乙卯狱事爆发^[58]。同时，困扰朝鲜王朝百年的宗系辩诬问题成功解决，使宣祖封赏东西两党的大批官员，党争矛盾得以暂时缓解。

2. 南北分党与光海君执政

由于宣祖的第一任懿仁王妃逝世后未留子嗣，而其他嫔妃的子嗣皆平等拥有继承王位的机会。之后，东西两党介入世子建储之争导致冲突爆发。东人党支持庶二子光海君，西人党则支持庶四子信城君。1591 年东人领袖李山海率先上书要求册封光海君为世子，其诚恳的言辞获得宣祖认同。不久，信城君之母仁嫔金氏和其舅舅金友谅又先后倒戈投靠。东人党趁机连上奏折弹劾西人党大臣，郑澈、尹斗寿等西人要员被罢免官职，东人党取得阶段性胜利。

与此同时，东人党内部在对抗西人的态度上产生分歧，1591 年南北分党。次年壬辰战争爆发，南人党举荐李舜臣组织抗倭，又保荐南人成员李德馨与明谈判，因而此时南人党权力达到顶峰。而在战争末期，北人党又依靠明朝重新得势。^[59]在光海君和永昌君的王位继承问题上北人党内部意见不一，继而分裂为大北和小北两派。1608 年光海君即位，大北派掌握政权。光海君虽在壬辰倭乱初期即被立为世子，但因次子身份，他的即位立刻遭到西人、南人、小北三个党派的强烈抵制，诸多文人宁可归隐山林也不愿入仕为官。因此，因立场与诉求的差异，此时期各党派成员在端午汉文创作中“形状相似而神态各异”。故以下选取西人党成员赵纲、林真愆，南人党成员申之悌、韩浚谦、申楫以及小北派成员李惟弘等典型文人，分析他们端午汉文作品对屈骚受容的情况。

赵纲，生于 1586 年（宣祖十九年），卒于 1669 年（显宗十年），字日章，号龙洲、柱峰，谥号文简，本贯汉阳，朝鲜中期西人党成员。初入仕途，大北派领袖李尔瞻曾对他评价极高，赞为“守礼之士”，在光海君临政后赵氏遂与李氏断交。因党争不断，赵氏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久便寓居岭南以避世。其曾作《端阳》云：“欲返怀王心未已，忠臣蝉蜕脱天门。世人错认藏鱼腹，争把粽筒吊屈原。”^[60]此诗意指屈子心念朝政，想要重返楚王身边辅助国政。赵氏认为屈原虽投江，但却是如蝉脱壳一样跻身天庭。然而，世人却错认为其葬身鱼腹，争相以角黍投江悼念屈原。其诗的引申之义在于屈原忠君忧国的精神不会随时间消逝，而是在后世激起共鸣，流芳千古。赵氏亦借屈骚表达因时政混乱，自己被迫隐世之无奈。同为西人成员的林真愆（1586-1658）在 1612 年进入大学，因当时“奸臣擅权，内外缔结，势焰熏天，举国奔波”^[61]，林氏不愿与敌党为伍，故“废举业，遨游山水间”^[62]。据宋挺濂《林谷先生行状》记载，林氏“常以不及事先君为终天恨”^[63]，其时常对自己不遇明君而深感惋惜。而在光海君对永昌大君进行迫害后，林氏的遗憾逐渐转变为对时君和凶党

[58] 此事件发生于 1587 年，西人党对东人党的清算直至 1598 年结束。因此又称“乙丑狱事”。

[59] 北人成员奇自献担任向明进贡使官，拉拢明臣丁应泰。战后两人同时上疏宣祖弹劾西人领袖柳成龙，导致柳氏被罢官，北人党掌权。

[60] 赵纲.龙洲先生遗稿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 90 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8.

[61] 林真愆.林谷先生集卷八,韩国文集丛刊（续）第 22 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 2006,296.

[62] 同上。

[63] 同上。

乱政的愤懑。其曾作《端午》云：“休言今日是端阳，世事年来触处伤。遥忆汨罗争耐处，至今精爽倘相羊。”^[64]末句“相羊”一词源自《离骚》“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65]，洪兴祖《楚辞补注》言：“相羊，犹徘徊也。”^[66]此诗意指这些年来总是受伤，更别提端午。想起屈原在汨罗江畔喝酒的画面，至今屈魂仍在游荡。林氏借屈子境遇暗讽光海君和大北党如同昔日楚王与谗佞小人，造成政事混乱和国家前途黑暗的局面，使如屈原般的忠魂难以安息。

申之悌，生于1562年（明宗十七年），卒于1624年（仁祖二年），字顺夫，号梧峰、梧斋，本贯鹅洲，朝鲜中期南人党成员。宣祖时期朝鲜多地爆发自然灾害，国君欲究其因。官职正五品的申氏上书言：“有权奸当国语”^[67]，将矛头直指北人。时任大司宪的北人成员朴承宗滥用私权将此份奏章拦截，申氏得知后愤然辞官归乡。光海君当政后曾多次召其入朝为官，申氏皆不赴。1613年，为赡养继母赴任昌源府使。大北派核心人物郑任弘此时担任陕川领相“遥执朝权”^[68]，周遭的守令都奔走拜访巴结。申之悌任职的昌源府虽与陕川相邻，申氏却与郑氏绝无联系。其自癸丑年任职始，共闭居六年，其间曾作《端阳日邀广文小酌，适病妨饮，因作独醒诗，用前韵》云：“六年五日瘴江天，无赖笙竽在眼前。故国松楸愁绪外，残城节物老吟边。满庭蹴鞠喧消日，隔树秋千戏拂烟。欲吊灵均重感慨，胜筵还作独醒筵。”^[69]此诗意指在迁居第六年的端午日，申氏看着笙竽作响却感到无奈，想起故乡先祖的坟墓不禁悲伤。庭内树间众人玩蹴鞠与秋千之游戏满是喧闹，申氏却意欲祭悼屈原，心中感触不已。同时，由诗题可知，申氏因病没有饮酒，故与朋友聚餐的盛宴也是独醒餐。此处“独醒”既指申氏聚餐时的状态，亦是其以屈原自比。

又，宣祖临终前曾嘱托七位大臣辅佐年幼的永昌大君^[70]，身为“遗教七臣”之一的南人成员韩浚谦（1557-1627）在担任庆尚道观察使时，就对大北派领袖郑任弘的为人品格表达厌恶，故“过其门不问。”^[71]光海君时期奸臣擅操国政，群臣推荐韩氏担任空缺的会吏使一职。而当时的朝中大北党担心权力被削弱，故向君主无端造谣弹劾韩氏。在深知朝廷已无容身之处后，他主动请任咸镜道观察使，自觉远离政治斗争。其曾作《端午日，得沈参议分惠紫酝，感而有作》云：“忽值天中节，空悲泽畔魂。何人从禁掖，此夕送蒲尊。沆瀣真精在，蓬壶道气存。入觞红潋滟，照日紫氤氲。一醉还疑梦，当年几添恩。法筵朝宴罢，宫扇午凉翻。小技俳優戏，明君宠赉繁。至今青玉簪，犹带翠云痕。罪戾由臣积，生全荷圣原。舜琴

[64] 林真愆.林谷先生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续)第22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203.

[65]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8.

[66] 同上。

[67] 同上。

[68] 同上。

[69] 申之悌.梧峰先生集卷四,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2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463.

[70] 《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一，即位年（1608年）二月二日戊申记载：“内殿降遗教一封，外面书曰：‘遗教于柳（永庆）、韩（应寅）、朴（东亮）、徐（湑）、申（钦）、许（篈）、韩（浚谦）诸公。’其教曰：‘不谷忝位，负罪臣民，若陨渊谷，今忽得重病。夫脩短有数，死生有命，昼夜之不能违，圣贤之所不免，夫复何言？但大君幼稚，未及见其成长，以此耿耿耳。我不幸后，人心难测，万有邪说，愿诸公爱护扶持。敢以此托之。’”史称此七人为“遗教七臣”。

[71] 郑经世.愚伏先生集卷二十,韩国文集丛刊第68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374.

虽解愠，邹谷未回温。岂意添余沥，浑忘戴覆盆。颓然成独卧，江树近黄昏。”^[72]此诗意指端午日，韩氏为屈原游荡泽畔的魂魄暗暗悲伤。此时志同道合的好友沈参议今日送韩氏菖蒲酒，醉酒后其似梦似醒追忆先帝，以为自己有愧于他。接着想起前朝端午廷宴后宫扇翻舞和君王赏赐的盛大场景，至今韩氏的马缰绳上似乎还留有先帝所赏翠玉的痕迹。韩氏因为未能辅佐永昌大君而以为有罪，先帝却能宽恕自己，而心中愈发愧疚难抑。尽管舜琴之声能消减怨恨，邹地山谷却未回春。此处化用舜作五弦琴与春回邹谷两个典故，表达韩氏对此时政局的失望。其意欲喝尽剩酒以忘记如今社会之黑暗，醉后其颓然独卧，时日近黄昏。因此，此诗既有韩氏对先帝的怀念，亦有面对时事艰难的无奈。韩氏同党李民宥（1570-1629），自1597年步入政坛始，终生在党派斗争的乱政中度过。他作《重午有感》云：“田文当日举，屈子此时沉。遂葬湘鱼腹，徒夸瑋瑋簪。死生虽有命，荣槁竟何心。骚客千秋泪，非关雍子琴。”^[73]此诗意指端午日既是楚国大夫屈原投江之时，亦是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的生日。屈原葬身汨罗江中的鱼腹，而众人却只夸赞他人表面的荣耀。因而，生死有命，对于富贵贫贱亦无需争夺。李氏以为屈子投江的千年泪与恨，实与破国亡邑的雍门琴声无关。因此，作者表达出对时事政治的无奈，故此诗借屈骚表达其对党派斗争的反对态度。

李惟弘，生于1567年（明宗二十二年），卒于1619年（光海君十一年），字大仲，号艮庭，本贯全州，朝鲜中期小北派成员。光海君即位后不久，“遗教七臣”便先后遭到弹劾。之后大北派又上疏诋诬李氏与七臣同党作恶，并请削夺其职。在大北派的反复奏请下，光海君最终将李氏放逐江界。他在被逐期间曾作诗《三叠》云：“作客关河久未归，忽看絺绤换春衣。芳兰欲歇孤臣老，书剑无成壮志违。绿树高山云漠漠，落花深院雨霏霏。明朝却是天中节，应吊湘灵泪一挥。”^[74]此诗意指李氏被贬关河边很久没有归家，突然察觉葛布细服换成了春衣。如同兰花即将凋谢，李氏深感自己已老，回顾此生一事无成，壮志难酬。其因政治理想无法得到实现，故其认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是失败的。明天即是端午日，李氏意欲悼念屈原，洒泪江边。

光海君当政后，永昌大君因谋反罪而被杀害，之后大北派坚持要求废除永昌大君之母仁穆王后金氏“大妃”称号，但因各党派的阻止只能作罢。最终在大北派的反复乞请后，光海君废黜金氏，将其幽禁于西宫。此事给予西人党反抗的理由，1623年3月12日凌晨，西人党趁军队前往西北边境抵御后金之际，发动政变攻入王宫，光海君仓皇出逃后被捕。次日凌晨，众臣拥立宣祖之孙李倧登基，是为朝鲜仁祖。“仁祖反正”后西人党开始执政，无论大北、小北派皆遭到打压，北人势力几近消失。仁祖登基后设立“靖社”册封反正功臣，在政变中掌握军事大权的李适仅被封为二等功臣，其心中不悦，遂与西人产生矛盾。而后李氏发兵叛乱，西人党则借“李适之乱”铲除异己，西人权力进入全盛。

3. 礼讼争论与四色党争

^[72] 韩浚谦.柳川遗稿,韩国文集丛刊第62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495.

^[73] 李民宥.敬亭先生集卷九,韩国文集丛刊第76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345.

^[74] 李惟弘.艮庭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14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 2006,415.

1659 年孝宗逝世，母后慈懿大妃赵氏尚且在世，之后西人、南人两党因赵氏服丧的问题爆发冲突，史称“己亥礼讼”。^[75]1674 年仁宣王后去世，两党又因大妃服丧的问题发生论争，史称“甲寅礼讼”。南人党上疏言西人标榜依据古礼，实依据《经国大典》而非《国朝五礼仪》决定服制，此事震怒显宗，南人则通过礼讼掌握政权。1680 年时任副都察使的西人成员金锡胄揭发南人成员与麟平大君之子福昌君、福平君、福善君三兄弟密谋造反，导致几乎全部南人党成员被赐死、入狱或流放，史称“庚申换局”。西人党再次得势后，因对待南人、外戚的态度不同分裂成老论和少论。自此，南、北、老、少四色党争局面形成。此时王宫内部禧嫔张氏代表南人，而仁贤王后闵氏则获得西人支持。1688 年张氏生下长子李昀。肃宗欲封其为世子却遭到西人党的强烈反对。肃宗震怒，西人党魁宋时烈（1607-1689）被流放，众多西人大臣被贬。之后宋氏被赐死，南人再次掌局，史称“乙巳换局”。

作为李朝中期西南两党对立冲突的重要参与者，宋时烈在被流放后曾借屈骚作端午诗抒怀，如《端阳日咏怀》云：“节是天中胜，魂谁水北招。菖花记少日，楝叶寂风谣。昨哭宁陵讳，今悲板墓遥。思将杨子镜，献御照群妖。”^[76]此诗意指今天是端午日，不知谁人在江边召唤屈子的游魂。“菖花”即指菖蒲，“楝叶”代指角黍。宋氏看到菖蒲酒便回忆起了年轻的日子，见到角黍便忆起旧时民谣，表现其对昔日在朝为政的追忆。颌联所言“宁陵”即是宣祖陵墓，宋氏昨天曾因先帝逝世哭泣，今日则因自己远离先祖而悲伤。尾联化用“江心镜”的典故，宋氏想要将铸于扬子江的江心镜献给君主，以照出朝中谗佞之人。此处宋氏站在西人立场，将敌党众臣皆称为“群妖”。《次畴孙端阳日所吟》云：“恋主危衷兰蕙泣，愍时孤愤鬼神通。千秋竞渡悲今日，争奈江鱼腹里忠。”^[77]此诗意指屈原忧于君主的忠贞能让兰草哭泣，而屈原不被理解时的愤懑能让鬼神相通。千年来世人在端午日竞渡以悲其人，无奈屈子之忠只能藏于江中鱼腹，难被君王察觉。此诗中宋氏以屈子自比，表达其对君的忠心无法显露之苦闷。又，《再用畴孙端午韵》云：“缅想楚江人竞渡，遥怜乡国信难通。徘徊永念平生志，九死宁忘孝与忠。”^[78]诗人在诗中回想世人在楚江边竞渡悼念屈子，又无奈自己身处偏僻与家人通信不便。宋氏以为屈子即使泽畔徘徊亦坚定自己毕生的志向，屈子的忠孝之心在其死后也不会忘记。总之，宋氏在斗争失败后将错误归咎于他人，始终认为自己是如屈原般的忠臣。

乙巳换局后西人老论派又在 1694 年发动政变，同时仁贤王后闵氏复位，史称“甲戌狱事”。1701 年闵氏逝世，张氏则遭揭发而被肃宗赐死。1717 年西人辅佐的世子李昀开始代理朝政，且此时的左右议政皆由西人少论成员担任。自此南人党彻底退出党派政争，朝鲜中期党争结束。

（六）李朝灭亡

^[75] 孝宗是仁祖的嫡次子，而慈懿大妃又是孝宗的继母，因此有关继母为嫡次子服丧的问题，当时暂无条文可依。

^[76] 宋时烈.宋子大全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第 108 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144.

^[77] 宋时烈.宋子大全卷四,韩国文集丛刊第 108 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164.

^[78] 同上。

朝鲜王朝末期涌现出诸多危机，国家面临着满清入侵的危机、党争恶化的持续以及外戚势道政治的崛起；社会面临着因百姓生活不断恶化而爆发的多次农民起义运动；思想面临着西方先进理念的传入与革新。此部分以积极抗击洋敌的金基洙为典型文人作主要分析，揭示此时期的端午汉文作品对屈骚的受容情况。

金基洙，生于1818年（纯祖十八年），卒于1873年（高宗十年），字致远，号栢后，本贯商山，朝鲜末期文士，著有《栢后集》。金氏自幼身世坎坷，其父亲早逝，而他谨遵母亲的嘱托发愤学习，在当地渐有声望。但是，金氏断然拒绝达官名流的邀请，并言：“宁虚上座延穷鬼，不以长腰拜达官。”^[79]1866年因天主教迫害事件，法国与朝鲜王朝之间爆发战争，史称“丙寅洋扰”。面对洋敌逼近，金氏身赴前线并积极组织民兵抵抗。战争结束后，他退居道山龙泉，建社讲学。其晚年曾作《端阳与诸友重游枕流亭》云：“逢君眼作阮公青，诗话贤于读道经。万古长存端午日，一年重会枕流亭。跳波乱溅观鱼石，芳草迷离饮犊汀。折取菖蒲樽有酒，世皆沉醉我何醒。”^[80]首联化用“青白眼”的典故^[81]，此诗意指金氏在端午日与相互敬重的好友出游，他认为作诗写辞要胜于空读经书。端午的节俗传承至今已有千年，今日其与诸友在枕流亭重聚。水流湍急，众人欣赏鱼石之景；草木朦胧，大家在水边共饮。折摘菖蒲，看着杯中酒，其不由得发出“世人皆沉醉，为何我独醒？”的感叹。经历战争的金氏感到朝鲜王朝与西方的差距甚远，而李朝世人却依然沉浸在“小中华”、“君子之国”^[82]的自信中，故金氏的独醒亦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的无奈。

在《马关条约》^[83]、“乙未事变”^[84]、“俄馆播迁”^[85]等一系列政治动荡发生后，1897年10月12日高宗登基称帝，并改国号为“大韩帝国”。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韩国被迫签署三份日韩协约，沦为日本的附庸国。1910年8月22日，韩国首相李完用签署《日韩合并条约》标志着大韩帝国的灭亡，李氏统治长达505年之久的朝鲜王朝正式告终。

（七）日治时期

无论先前的政治斗争如何激烈，党派林立如何复杂，朝鲜王朝作为独立政体的本质始终没有改变。然而随着朝鲜半岛被日本吞并，国家不复存在。亡国的痛苦对于文人群体打击沉重，故此时段的汉诗创作被亡国的悲痛情感所笼罩，端午汉文作品的核心思想亦以借屈骚叙哀愁为主。同时，日本在半岛实行文化侵略，淡化民族认同感的行径引起韩国文人的强烈反对。此部分以护国启蒙的李海朝、金泽述，以及抵抗日治的郭钟锡为典型文人，分析此时段

[79] 金基洙.栢后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32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12,572.

[80] 金基洙.栢后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32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12,570.

[81] 出自《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常言‘礼岂为我设耶？’时有丧母，嵇喜来吊，阮作白眼，喜不怩而去；喜弟康闻之，乃备酒挟琴造焉，阮大悦，遂见青眼。”青眼意指对人的尊重或喜爱。

[82] 《朝鲜王朝实录■正祖实录》卷五十二，二十三年（179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未记载：“洪惟我东方有国……，衣冠悉遵华制，文字不用番梵，或称小中华，或称君子之国。”

[83] 《马关条约》第一条：中国确认朝鲜国为独立自主国家，朝鲜对中国的朝贡、奉献、典礼永远废止。

[84] 1895年10月8日，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等人强行闯入景福宫，刺杀身为亲俄派的高宗妻子闵妃，史称“乙未事变”。

[85] 1896年高宗迫于压力潜逃至俄国驻朝公馆，并发布诏令解散亲日内阁，逮捕亲日大臣，史称“俄馆播迁”。

端午汉文作品的屈骚受容情况。

李海朝，生于1869年（高宗六年），卒于1927年，号东浓、怡悦斋。本贯全州，日治时期爱国启蒙文士，著有《鸣岩集》。日韩合并后李氏深陷悲伤，故痴心于山水交游。晚年曾作《端阳日与晦甫兄及郑季深泛舟溟江》云：“微雨篷窗歌吹繁，碧波轻舫荡无痕。骚仙莲叶诗留壁，令节菖阳酒满樽。狮鹤舞翻麟马窟，鸛鸕声伴鹳鹄原。佳人莫奏雍门曲，故国兴亡已断魂。”^[86]此诗描写细雨打在船篷，船上歌声缭绕。而小船荡漾，水波无痕，今日众人醉饮菖蒲酒，而屈原的诗歌至今传颂。尾联化用“雍门琴”的典故，指女子哀伤之琴声使李氏想起故国的兴亡，不由得心生哀伤。又如爱国文人金泽述（1884-1954），其出生于李朝末期，在二十六岁时亲历国家灭亡，因而其积极开展朝鲜民族自救运动。他曾作《端午怀屈三闾》缅怀屈原，其诗云：“昔年屈子楚江涯，荷叶衣凉兰佩斜。空借美人悲草木，肯随浊世混泥波。晦翁集注心诚慕，梁傅哀辞泪亦多。樽酒端阳聊出酹，忠魂千载问如何？”^[87]此诗首联描写屈子在汨罗江畔，衣着荷叶身佩兰草的形象。颌颈两联描绘出两类人，第一种人借“香草美人”之意象假意悼念屈原，实则心甘情愿紧跟浊世随波逐流，结合金氏所处的时代环境，应是讽刺日治时期趋炎附势依顺日本侵略者、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部分朝鲜叛徒。而另一类如朱熹潜心钻研学术，编成《楚辞集注》，或是如作《梁氏哀辞》的班固等人，以实际言行发扬屈子精神，而金氏对后者表达了敬慕之情。如今端午日金氏以菖蒲酒祭奠屈原，但不知屈子的忠魂至今在何处。因而，其借此诗表达对侵略者的厌恶以及对屈原忠义精神的推崇。

郭钟锡，生于1846年（宪宗十二年），卒于1919年，字鸣远，号俛宇，本贯玄风，朝鲜末期文学家，日治时期爱国运动核心文士。他幼年在李鸿烈门下学习四书五经，后师从李震相。精通儒学，对道学、佛学皆有涉猎，著有《俛宇集》。在1910年日韩合并后，郭氏悲痛欲绝，连哭数日并绝食抗议。1919年3月1日，韩国爆发大规模反日游行，郭氏受委托撰写了《独立宣言书》，后因此事被捕。在被判入狱后，其言：“（监狱）能禁锢我的肉体，但始终无法束缚我的思想。（강제로 할 수 있는 것은 내 몸일 뿐이고, 내 마음은 끝내 강제로 할 수 없다네.）”^[88]在狱中其作《狱中端阳有感》，其二言：“楚俗端阳节，角黍慰贞魂。蒸豆眼前冷，多惭水底原。”此诗意指在端午日郭氏以角黍悼念屈原。眼看蒸糕慢慢变凉，郭氏深感自己有愧于水中屈子的亡魂。因屈子在被逐后仍然心怀楚国，直到怀沙沉江仍期望唤醒众人。郭氏以为屈原生死不改其志，故称屈子为“贞魂”。而郭氏又因自己难改国家命运，甚至如今被囚于狱中，难有作为，因而认为自己有愧于屈原。

三、和平时期韩国文人的端午汉文作品

在朝鲜李氏王朝长达505年的统治时间里，除却上文提及的数次历史变故，亦存在“政

^[86] 李海朝.鸣岩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第175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505.

^[87] 金泽述.后沧集卷二十六,后沧先生文集[M].首尔:文集编纂委员会,1997.

^[88] 同上。

治和平，世无兵革”的太平时期。在此太平时期中，根据《韩国文刊丛集》、《朝鲜王朝实录》等古籍文献整理出洪贵达《端午》（两首）、李婷《奉赓御制端午杂咏》、金钮《端午日与冠童会游有美亭作吊屈原绝句》、金诚一《端午日宣酝有感》、张显光《和五月五日忆三闾大夫》、车天辂《饭筒投水代人》、李晔光《庚戌重五日》、徐思远《端午独坐有感》、郑惟吉《屈沉汨罗》、申钦《五月五日书事》、沈攸《端阳日自鹭江乘舟下滩》、李敏叙《寓居月波亭自仲春已过端阳有感漫吟》、金履万《端午前一日作》、申穗《端午乐词》、南氏《端午寓兴》共16篇有代表性的端午汉文作品。这些诗文的创作时间或处于李朝政治斗争未起，朝野上下相安无事之时；或处于各次战役后国家休养生息，社会意欲一扫颓势之际；或是作者疲于朝政，归隐山林醉心文字所作等，相较于历史事件下创作的端午汉文作品，和平时期的端午汉文作品中虽仍存文人借屈骚抒发己怀之例，但更多地流露出鲜明、纯粹的尊屈思想。和平时期端午汉文作品中尊屈思想更为频繁的显现，其原因是在摆脱政治混乱或战争带来的束缚后，韩半岛文人创作初衷亦跳出议论时政、抒发壮志，他们由政客或将领回归到文人身份进行端午汉文创作。他们端午创作的表现形式多样，如描绘端午习俗，以乐景衬悲，加以抒发对屈原投江的悼念。又或化用典故，古今对比议论屈原等。本文将16篇代表作品分为积极创作和消极创作两类，通过分析文本，并结合文人背景，研究和平时期韩国文人对屈骚推崇之程度，以及和平时期韩国文人端午汉文作品中尊屈思想的不同体现。

按，部分韩国文人虽处于和平时期，但他们仍对世事显露出强烈的担忧情绪，因而表现出端午汉文作品的消极创作倾向。此种消极不仅表现在对屈原追忆哀怨情绪的流露，亦因和平时期文人运用乐景显悲手法，使得端午汉文作品更具伤怀色彩，从而抒发文人对国家政治或战事的忧虑。此处以郑惟吉、徐思远等代表文人做主要分析。

郑惟吉，生于1515年（中宗10年），卒于1588年（宣祖21年），字吉元，号林塘。本贯东莱，朝鲜中期学者，著有《林塘遗稿》。早在宣祖初年，时任刑曹判书的郑氏已察觉到朝政有分党征兆，因而表达“近来朝着，不思协心辅国”^[89]之担忧。其曾作长诗《屈沉汨罗》，通过在端午之日对屈原身世的叙述和对君王臣子的议论，表达对党派斗争将要爆发的忧虑，其诗云：“重华已远王风熄，直道多为枉道侵。巷伯几伤周雅戒，离骚还见楚臣吟。系连颡项为苗裔，身降庚寅作国琛。世属披猖行桀径，谁将君父导尧钦。乾坤俯仰悲时事，秦楚兵戈乱日寻。三户拟扶芊氏业，寸肠空绕史鱼忱。兰成杂佩幽香袭，天许孤忠白日临。怀得瑾瑜辞混浊，敢同铺啜效浮沉。荃心数化都忘鉴，簧口交锋渐铄金。日月流行时易失，芳华零落恨难任。扶桑晓挹朝曦出，天极时掇北斗斟。八表游来神怳怳，故都怀处泪淫淫。周容未合人间度，憔悴宁披泽畔襟。毕命孤生悲往日，怀沙一语撼湘浔。鸿毛拟去身弥小，鱼腹藏来怨益深。天送悲风号浪沫，云拖灵雨泣篁林。千年幽恨消无日，万里苍梧故作阴。谁遣流风成竞渡，解教包饭属遗黔。鱼龙惹恨回深夜，枫桂含愁郁远岑。彩服游观非解事，清流造托是知音。时逢契合无多得，病到膏肓不可针。教斥江潭元不怪，致膏铁钺是何心。

^[89] 金尚宪.清阴先生集卷二十六,韩国文集丛刊第77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358.

昏庸覆国宁须数，明圣知人亦未谏。投老长沙留贾传，匡时直谏死韩歆。君臣落落成秦越，天地悠悠变古今。盛化幸逢重午节，薰风先入五弦琴。言从萋斐要归正，人得梅盐会作霖。屈子有知思欲遇，怀王无道愧难禁。仁恩短处应须扩，听纳偏时更可箴。未有名言酬圣德，十年空戴侍臣簪。”^[90]此处“重华”源自《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是对虞舜的美称。此诗意指虞舜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的正道却多被歪理扭曲。《诗经■小雅》中因谗言而遭宫刑的巷伯本应获罪，而屈子仍因政治迫害而在行吟离骚。屈原身为颛顼的后代，生在庚寅日，是楚国最具德才之人。可当时的社会满是如桀王般的狂妄徒，无人引导君王学习尧王的贤明。他们面对国家混乱的局面随便应付，秦楚之间的战争矛盾亦时常发生。楚国贵族们有心辅佐楚王，却因那些小人的阻挠而化为空影。上天将屈原这位孤忠之人降于世间，他身怀美德使混乱肮脏远离人世，并敢与世俗之徒争论。楚王却不作观察，听信谗佞小人的非议，对屈原的态度不断变化。日月变化时光短暂，屈子心中之恨却难以承受。他远游四方神情失意，面对楚都泪水不断。不愿迎合讨好便不能融于世俗，屈子宁可憔悴的行走于江边泽畔。他毕生皆沉浸在昔日的悲怨中，一篇《怀沙》甚至震撼湘江。即使屈子投汨罗江身体消亡，他的怨恨也在鱼腹中不断加深。郑氏感慨生于逢时少有发生，而多数人在面对病入膏肓的世事亦深感无力。楚王与屈原相互疏远的事情已过千年，天地悠悠变化古今。现在世事安定，政治清明，今日又逢端午日，故郑氏借舜以五弦琴歌颂《南风》之诗，表达其愿治理国家的心愿。其认为朝野中的谗言皆应回归正道，君王得贤臣才能使社会安定。接着议论屈子有才，意欲辅佐国事，楚王却不用贤臣，应是羞愧难尽。君王对自己的缺点要学会改正，逆耳之谏更应采纳。郑氏回顾自己为官时未有名言报答君主，以为自己十年侍臣光阴虚度。郑氏在这首长诗中引用了史鱼尸谏、韩歆直谏、舜弦等典故，通过对屈原生平经历的介绍及对君臣关系的议论，表达自己对屈原的崇敬，对贤明君主的赞美以及对为官忠贞的追求。同时，郑氏亦借屈子被诬、君子不识谗佞抒发对政治清明的渴望以及对朝廷党派斗争的厌恶。

徐思远，生于1550年（明宗五年），卒于1615年（光海君六年），字行甫，号弥乐斋、乐斋，本贯达城。壬辰倭乱中日军连破京城、开城、平壤三都，守军的溃败直接导致城邦防线瓦解。在被任用为宣务郎治理清安县后，徐氏发现此时的县城百姓流离失所，学堂停课，四处荒芜。他便从自己的俸禄里拿出钱财修缮庙宇，置办学堂。“李梦鹤之乱”^[91]中徐氏又身先士卒，亲自率兵镇压。丁酉再乱时徐氏曾言：“守土之臣，当死于封疆。”^[92]战争结束后他无意再入仕途，遂隐于西原清川县落影山。其晚年曾作《端午独坐有感》云：“兰汤佳节属天中，角黍无人吊屈忠。尽日掩身兢惕坐，默愁羸豕触群龙。”^[93]此诗意指端午日是浴兰汤的佳节，空有角黍却无人投悼屈原之忠诚。虽已处和平年代，徐氏亦终日正襟危坐，不

[90] 郑惟吉.林塘遗稿上卷,韩国文集丛刊第35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439.

[91] 朝鲜中期爆发的一场反对宣祖的叛乱，发生于壬辰倭乱与丁酉再乱之间的1596年。

[92] 徐思远.乐斋先生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7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128.

[93] 徐思远.乐斋先生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7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26.

敢懈怠，心中担心有朝一日“羸豕”会触及“群龙”。据记载徐公“于少时，不择诗文，无所不好。中年乃喜看楚辞若杜诗，赏其忠愤也。”^[94]他欣赏屈原忠君爱国的节气，因而积极接受屈骚，壬辰战争中亦体现出其济世救国的政治担当。而和平时众人忘却屈子让其深感遗憾。“羸豕”一词出自《易经·姤卦》此处代指奸佞群臣；“群龙”一词出自《易经·乾卦》，此处代指朝廷里秉持忠义的贤臣。徐氏借用周易典故，表达对战后朝廷政治环境逐渐恶化的强烈担忧。

张显光，生于1554年（明宗9年），卒于1637年（仁祖15年），字德晦，号旅轩，谥号文康。本贯仁同，朝鲜中期文臣、性理学家。其太极说在朝鲜儒学史中具有重要意义。著有《易学图说》、《图书发挥》、《性理说》及文集《旅轩集》等。张氏曾作《和五月五日忆三闾大夫（次文文山韵）》言：“志士寻常谈笑时，若读离骚泪必垂。况逢今朝五月五，千载尚有悲风吹。当时湖畔几徘徊，竟抱忠贞投渺弥。楚山崔嵬楚水明，精英钟出斯人奇。美质元从庚寅受，正则嘉名期不亏。莘业当年势岌岌，先生进退分安危。几将孤忠抗众猜，岁暮野外枯香芝。空吐琅玕诉白日，白日杳杳天无知。怀沙欲投复踌躇，苦吟几望荃心追。烦云残日知己矣。忍见宗国歌黍离。不受汶汶谢渔父，鱼腹直与彭咸随。芝摧兰折在须臾，忠魂毅魄凭涟漪。浊世苟生非子乐，一死便可游希夷。至今人间名五五，感古非独贾谊悲。君不见三闾大夫此日沉，熊绎旧业从而堕。”此诗意指即使日常谈笑间，有志之士每每阅读屈骚亦会落泪。更何况今日正逢端午日，千年之后仍存悲屈之风。遥想当年屈原在江边徘徊，最后竟携忠贞之心投江自尽。张氏对屈子给予高度评价，并借此抒发对屈子的推崇。接着又言屈子的选择是因难以忍受“宗国歌黍离”，即家国灭亡之痛，况且在浊世间苟且偷生并非屈子所愿，只得死解脱。如今张氏身处世人所庆的端午日，其以为凡是能悼屈伤怀之士皆与贾谊相近，故言贾谊并非独悲。最后张氏发问：“难道你们看不见三闾大夫屈原此日投江而死后，楚君熊绎所建立的楚国便日渐式微了吗？”张氏以反问的形式点明君主不识贤臣的后果。张氏作此诗全篇议论屈原投江，却流露出其对君臣关系以及朝廷政治的忧虑。

除部分消极创作之外，此时段韩半岛文人对屈骚的态度亦出现无需悼念屈原、不必追忆屈原的特殊情感。笔者根据整理出的和平时端午汉文作品，将这种态度变化归因于文人自身及社会背景的更迭，主要原因分为三类。其一是文人身份的差异，如月山大君李婷身为王族成员，其对屈原经历的苦难难以感同身受；其二是文人所处的政治斗争，如东人党成员金诚一在刚赢得党派斗争的短暂胜利后自信的情绪亦影响其对端午追思屈原的态度；其三是朝鲜王朝晚期西学思想的渗入，如李敏叙、金履万等人逐渐跳脱出一贯哀怨的端午文人情绪，更加着眼于现实。

按，月山大君李婷，生于1454年（端宗2年），卒于1488年（成宗19年），字子美，谥号孝文。其为朝鲜世祖长子懿敬世子的长子，亦是成宗的兄长。他少有参与政治活动，而是专心于诗文创作，著有《风月亭集》。李氏身为朝鲜王朝王族成员，其对屈原的态度与文

^[94] 同注92。

人有所差别，其曾作《奉赓御制端午杂咏》言：“门前艾虎又端阳，红药阶边过雨香。闾阖薰风来御阁，君王旨酒燕公堂。谁将角黍缠金缕，又喜香蒲泛玉觞。不用离骚吟咏久，今朝乐事眼前长。”据诗名可知，此诗是奉旨而作。其诗意指看见艾叶作的虎形玩偶便知端午日近，台阶边的芍药雨后仍存香气。宫中兰草艾香飘入王府，君王赐酒于燕公堂。不知谁将角黍缠上金缕线，又闻菖蒲酒香。世人无须长久地吟诵离骚，只因如今世事安定长久。李氏身为王室贵族，对世事疾苦自然缺少感知。其奉谕旨所作的端午诗更多是出于为赞颂君王统治，维护社会太平的初衷，而屈骚蕴含的哀怨情感与其相悖，故通过诗文中亦可见其对屈骚的轻视态度。

又，金诚一，生于1538年（中宗33年），卒于1593年（宣祖26年），字士纯，号鹤峰。本贯义城，出生于庆尚北道安东，朝鲜中期文人，东人党成员，留有《鹤峰集》存世。1568年（宣祖元年），金诚一科举及第。初入仕途，金氏对朝政满怀热情。据记载，其“自晓露伏庭下，以至日晏”^[95]，对待工作时刻认真，毫无倦色。1576年，金氏升任吏曹佐郎，虽仅为正六品官员，其仍“用人行己，至公无私”^[96]，为政为国尽心尽力。此年端午日，其作《端午日宣酝有感》云：“一千年运属河清，圣主深恩叶鹿鸣。谁识屈原沉汨日，词臣无事醉霞觥。”^[97]此诗开篇描绘如今朝野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景象，藉此赞颂当今圣主的贤明。金氏认为朝政安宁无事，群臣把酒言欢，因此无人记得此日屈原身投汨罗而死之事倒也无妨。此时东人党在党派斗争中取得暂时胜利，金氏这首端午诗也显露出多数东人党成员对政治前景和国家未来的充分自信，因而其歌颂时政的创作出发点亦淡化屈原投江端午日的历史背景。

又，李敏叙，生于1633年（仁祖11年），卒于1688年（肃宗14年），字彝仲，号西河，谥号文简。本贯全州，朝鲜晚期名儒，著有《西河先生集》。身为西人党魁宋时烈的门生，李氏性格直率，常因政见不同与他人辩论，后因病退出政坛。其曾作《寓居月波亭，自仲春己过端阳，有感漫吟》言：“闲居见月几亏盈，卧病清江时屡更。寒食才看杏花发，端阳又爱麦风清。介山烈士恩初薄，湘水忠魂恨不平。二子何曾关我事，空留佳节怆幽情。”此诗是李氏退隐政坛后所作，开篇言其闲居已经看见月亮数次的亏盈变化，卧病在床亦见清江水时常变化。直到寒食节才看见杏花开放，端午日又偏爱麦熟的信风。介子推对晋文公的恩情如此之深却被烧死，屈原的忠魂仍怨恨难平。但是这二位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只在佳节空留哀伤之情。李氏在此诗中虽然仍对屈原的忠诚表达赞扬，但其尾句将自己与屈子割裂，表达出更着眼于现实的理性态度。

又，金履万，生于1683年（肃宗9年），卒于1758年（英祖34年），字仲绥，号鹤皋。本贯礼安，朝鲜晚期文士，著有《鹤皋先生文集》。金氏为官严格且善待百姓，其任梁山郡守时，为防水灾而捐出自己的俸禄建造堤坝，百姓赞其恩惠，立碑称为“青田堤”。1745

^[95] 金诚一.鹤峰先生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48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304.

^[96] 同上。

^[97] 金诚一.鹤峰先生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48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20.

年,身为将军的金氏认为官员的贪婪是阻碍民生稳定的因素,坚持任命贤明清廉的地方官员,其因此受到英祖赏识。金氏曾作《端午前一日作》言:“插秧初罢荇樱新,冉冉端阳只隔晨。帖子可能追永叔,饭筒不必吊灵均。香蒲欲泛罇中蚁,绿艾还裁胜里人。牵缀土风聊复尔,更将何物答佳辰。”根据题目可知此诗作于端午前一日,意为插秧刚结束之时樱桃已出新,端午正日只隔一日。即使端午贴能追及欧阳修,饭筒角黍亦不必凭吊屈原。香蒲酒缸里漂浮着泡沫,艾草仍裁送同乡之人。被束缚后我难以自由书写,所作的佳节诗词不过应付了事,又不知能以何物答谢良辰吉日。金氏作此诗表达对端午贺词拘于形式的不满,因此认为以角黍投江悼念屈原是浮浅的行为,这亦与其关注民生、切合实际的从政理念相符。

此外,在韩国文人创作的端午汉文作品中有一类特殊的文体,即端午帖。朝鲜王朝端午帖的形式大致效仿中国古代宋朝的帖子词,多为五七言四句诗体。朝鲜半岛的文臣们会在端午日以庆贺端午节为主题作试帖进献宫中,其创作内容大多是庆贺端午、赞美君主的祝诗。创作端午帖的风气始于成宗时期,据《成宗实录》记载:“命依旧例聚文臣于阙内,制端午帖子,仍传曰:‘比来见帖子,多不用心制进,自今令能诗宰相,第其高下,居魁者论赏。’”^[98]可知,成宗要求大臣制作端午帖,并设立了奖励名目。朝鲜王朝所作的端午诗帖众多,《韩国文集丛刊》350册及《续集》150册中以端午帖为题的诗篇就将近300首。在这些作品中提及屈原相关的作品共有21篇,其中以《大殿端午帖》为题的共12篇,以《中宫殿端午帖》为题的共5篇,以《东宫端午帖》为题的共4篇。在这21篇端午帖词中,可以明显看出文人们在端午贴和其他平日端午诗文创作中对屈原的态度有所不同,本文主要以金麟厚的作品为例做主要分析。金氏共有端午帖2篇,即《大殿端午帖》:“南风弹舜曲,瑞荚报尧蓂。彩缕缠长命,朱符带赤灵。门悬蒲艾满,衣试葛罗轻。谁复江潭上,行吟叹独醒。”和《中宫殿端午帖》:“天时方属宅南交,厚德无疆被瘴茅。暖日长薰蕙若殿,祥风轻拂凤凰巢。杨江不用盘龙镜,楚泽应无窃黍蛟。金盞菖蒲齐祝寿,争将百草斗青郊。”这两篇帖词中均有提及屈原。其中《大殿端午帖》的尾联意指在如今歌舞生平,百姓安居乐业之际,不知还有谁人如独醒的屈原般仍在江畔边行吟哀叹。此句暗赞如今国家安定,有赞美君主贤明之意。《中宫殿端午帖》的颈联意指如今扬子江不需江心镜,楚江中亦无窃取角黍之蛟。结合全帖对端午佳节的描述,整首词渲染出良辰吉日人人欢度端午的轻松气氛。由此可知,金氏所作的两篇端午帖皆为烘托节日氛围而对屈原投江的壮举进行淡化。然而根据前文分析,身为士林派成员的金麟厚在《五月五日题》言:“冤魂招不得,何日入脩门。”在《汨罗吊屈原》中言:“年年角黍饭一筒,红线袅袅沉成涡。千年紫阳是子云,耿耿忠诚曾一科。”故由此可见,金氏以屈原的哀忠抒发士林派屡遭打压的苦闷,数次表达对屈原的同情、理解之情,并将端午的节日氛围渲染为几近黯淡的压抑。

韩国文人在端午帖和端午汉文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对于屈原的差异态度,其主要因素是端午帖的特殊文体和形式制作。朝鲜王朝所作的端午帖词均为为节日所作,其内容被限制于记

^[98] 成宗二十三年(1492年)五月二日,卷二百六十二,朝鲜王朝实录[M].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东国文化社.

叙节俗活动、描绘宫廷活动、称颂太平，冀望祥和等几方面。内容和形式的局限性使得文人难以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虽有文臣在端午帖词中加入婉劝直陈和微言讽谏的内容，但这种劝说亦是通过对统治者的称赞而体现的，其劝言的本意和接收对象的解读皆存在多样性。然若当权者昏庸无能，只能从中读到阿谀赞颂之语；但若君主从善如流，自然能够感受端午诗帖中的深意。因此这种两可的创作哲学和节日的喜庆氛围共同决定了端午帖词难以锋芒显露的事实。实际上，朝鲜王朝的君主亦有对这种创作风气进行指正，据《英祖实录》记载：“上曰：‘今番端午帖中，以宫官不为规谏，专为赞美，故斥而不选，权正忱所作虽好，亦为过赞之语，故予亲批矣。质实之乡，安用此赞美之语，使正忱玉成也。’”^[99]英祖因文臣呈上的端午帖中没有纠正错误、阐明事理的规谏之词，只有赞美与过度称赞的内容，而指责文臣。正是因为端午帖特殊的形式制作，导致其逐渐演变为一种在节日进行的上呈君主、流于形式的文学创作体裁。韩国文人在进行端午帖创作时亦难以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因此，本文认为朝鲜王朝的端午帖中对于屈原的情感态度或者议论，在某种程度上难以作为朝鲜王朝时期文人对屈原态度的参考。

远离战乱和政治斗争带来的消极影响，朝鲜王朝在端午日的传统习俗和节日庆典得以继续。和平时期文人在 16 篇代表作品中多次提及饮菖蒲酒、熏艾、投角黍等诸多习俗并藉此追忆屈原，如洪贵达《端午》（其一）言：“酒泛菖蒲酬节序，盘将角黍饷神仙。”此句意指端午日洪氏酬饮用菖蒲酒，欲投角黍以悼屈原神魂。其二诗言：“椒闱新罢浴，桂馆更烧香。何以消长日，纫箴补九章。”此诗意指宫中后妃居所才沐罢兰汤，道观又烧制兰香。不知如何消磨时光，只得依靠缝纫衣物、增补《九章》以度日。金钮《端午日与冠童会游有美亭作吊屈原绝句》言：“节序今当竞渡长，风烟处处十分新。生为臣子忠何间？醉把薄觞酹楚臣。”此诗意为如今节日各地进行竞渡比赛，四处景色崭新。金氏感叹屈原生为臣子，其忠心耿耿却为何被君王疏远，无奈今日醉饮菖蒲酒悼祀屈子。值得一提的是，因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不同，端午时节在朝鲜半岛亦衍变出一些与中国端午节相异的风俗。本文以附录 1 的文学作品为参照，结合马杰《中国端午节文化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传播及演变》^[100]一文，总结出中韩两地端午日风俗。整理表格如下：

| 习俗 | | 中国端午节 | 朝鲜半岛端午日 |
|----|---------|-------|---------|
| 饮食 | 食角黍（粽子） | ○ | ○ |
| | 喝菖蒲酒 | ○ | ○ |
| | 食粉团 | ○ | ○ |
| | 食鸡蛋、鸭蛋 | ○ | |
| | 饮雄黄酒 | ○ | |
| | 食樱桃、艾糕 | | ○ |
| 服饰 | 系五色丝线 | ○ | |
| | 衣白纻 | | ○ |

[99] 英祖三十八年（1762）五月三日，卷九十九，朝鲜王朝实录[M].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东国文化社.

[100] 马杰.中国端午节文化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传播及演变[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4,28.

| | | | |
|----|------------|---|---|
| 仪式 | 沐浴兰汤、熏兰 | ○ | ○ |
| | 写端午帖 | ○ | ○ |
| | 悬艾草、挂菖蒲 | ○ | ○ |
| | 赠扇 | ○ | ○ |
| 活动 | 投角黍 | ○ | ○ |
| | 龙舟竞渡 | ○ | ○ |
| | 秋千之戏（荡花板戏） | ○ | ○ |
| | 角抵、石战、击球 | | ○ |
| | 官奴假面戏 | | ○ |
| 祭祀 | 供钟馗像 | ○ | |
| | 墓祭 | | ○ |

根据上表，本文发现和平时期的韩国文人端午汉文作品中存在习俗混用的现象，如李晔光《庚戌重五日》言：“雨湿黄梅晓，宫中五五天。玉觞蒲酒满，金户艾人悬。竞渡荆南俗，离骚泽畔篇。遥怜墙外路，树影送秋千。”此诗提及菖蒲酒、悬艾草、竞渡、秋千之戏共四个端午节俗，意欲渲染出端午日众人欢庆却无人忆得屈原孤独身影的哀伤气氛，然根据表格可知，秋千之戏的端午习俗乃韩国特有。又，沈攸《端阳日自鹭江乘舟下滩》言：“招招舟子钓几隈，雨后沧江一道开。竞渡若传湘水戏，独醒宁学楚骚哀。青蒲酒暖延龄饮，白苎衣轻应节裁。岸上秋千杨柳底，踏歌何者少迟徊。”沈氏提及竞渡、菖蒲酒、衣白苎、秋千戏四个习俗，意欲抒发自己愿追随屈原独醒，为世事而哀的情感，此处亦混用衣白苎和秋千戏两个韩国独有端午节俗。此外还有金履万《端午前一日作》言：“插秧初罢荐樱新。冉冉端阳只隔晨。”提及食樱桃等韩国端午节俗等。本文以为，这些半岛特殊节俗虽与屈原并无直接关系，然混用中韩端午节俗的本意亦是为赞屈颂屈，故这也是韩国文人推崇屈原及屈骚受容的一种特殊现象。

四、韩国端午汉文创作的主要情感

据《楚辞章句》言：“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体有美德，以忠辅楚，世有令名，以及于己。”与《楚辞集注》言：“屈原之心，其为忠清洁白，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可知，中国古代文人将屈原形象与儒学思想挂钩，确立了“忠”的基调。同时，在中韩古代两地日益交流频繁的影响下，诸多汉籍陆续传入朝鲜半岛。如萧统编订的《文选》选录了王逸《楚辞章句》的内容，成为韩国文人接受楚辞、学习楚辞的源头之一。伴随着朱子理学在朝鲜王朝中期的盛行，朱熹《楚辞集注》亦迅速成为韩国文人楚辞受容的渠道。又，特殊的韩半岛历史文化使韩国的屈原受容以及对屈原形象的文学情感认知更为复杂。因而，本文将韩国端午汉文创作的情感整理后分为忠贞之情、怨念之情、孤独之情三类，并基于文人的生平经历和时代背景，对韩国端午汉诗创作的主要情感进行概况总结。

（一）忠贞之情

韩国古代借用屈原进行的端午汉文创作中最核心的情感即是颂“忠”。首先，第一类忠贞情感即忠于内心。在儒学思想的熏陶下，韩半岛文人以礼仪教条要求自己坚持本心。《离骚》言：“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此句意指屈原爱好修养，喜爱正直。他始终坚持自我，忠贞不渝的精神与韩国古代文人的毕生追求相契合，因而屈子成为许多文士纷纷效仿的对象。如朝鲜王朝建立前期时，李穡、元天锡等前朝文臣皆以端午诗文抒发坚持自我的情感，如《端午日阅旧书得崔员外小柬有感而作》言：“九泉今日应惆怅，角黍无人为子炊。”《端午》言：“静对菖蒲一尊酒，笑他兰渚独醒臣。”又，癸酉靖难爆发后，世祖篡位的倒施逆行有悖于传统儒学道义，故引发部分士大夫群体极大的不满，经历靖难的文士决心秉承文人气节。他们歌颂屈原宁可“九死”也不改固守义理的崇高信念，藉此表达自己追求独立不迁的高尚人格，如徐居正曾言：“浮生几度天中节，尘世多惭海上鸥。南楚英灵应不昧，无因一去酹湘流。”“彩绳如绊我，蒲酒不辜人。佳节空添恨，浮名岂为身。”等诗句，借悼念屈原抒发自己对失节的反思，这亦是其忠于自己的侧面体现。屈原忠于自己的人格魅力具体表现在以君子独立为行为模式，坚持道义，追求理想。即使社会处于道德丧失，世风日下的黑暗环境中，屈子亦保持自身思想的严肃性。这与当时楚国为求保全性命而苟且偷生的人物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样的时代背景与癸酉靖难相似，面对世祖新政，多数文人以“不事二主”的思想与之对抗，坚持人格的独立。如金时习曾作《端午》言：“人事萦如缠彩缕，世情苦似服昌阳。千古楚江遗恨在，些章吟罢倚筠床。”表达自己面对时事纷繁效仿屈子坚持自我的决心。《离骚》言：“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此处“中正”意为正道。结合历史背景，笔者以为屈原坚持自我以及对于真理的全身心追求即是中正之体现。“靖难”文人在接触楚辞后因境遇相似，被屈原所吸引，端午创作活动便是他们对自己忠义节气的宣告，也是与屈原同病相怜的内心表白。面对当政者的不义言行，韩国文士以礼仪为行为标准，坚守耿介、清白的人格精神。因而此类端午汉文作品的核心情感是保持独立，忠于自己，力求维护品性之正直。又，朝鲜王朝中期混乱的党争时期党派林立，时局艰险，朝野忙于权斗而无心政事，因而文臣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只得通过端午创作发声。因而此时段忠于自己的内在要求便是坚持政治理念。如，卢守慎所作的《端午日，俞张朱携酒来慰》云：“相知二三子，来问独孤臣。沉吟从滞迹，烂醉即忘身。”抒发了其渴望佐政却又不愿与当时朝野为伍的复杂情绪，其作诗的出发点亦是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又如，林亿龄在党争为了坚持本心，甚至与其弟弟林百龄断交，并在端午日写下“自古死不一，我独先生钦。床头有骚经，曾是泽畔吟。悲来一朗咏，琅琅如玉琴。聋俗何由聪，反谓恶鸟音。读之想其人，不觉涕沾襟。”的诗句，他将当朝权贵比作恶鸟之音，充满着对他们的鄙夷和厌恶情感。此类情感诉求亦可在屈原中窥见，如《离骚》言：“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向世人表述，因政治观点不被采纳，美政理想不能实现，自己情愿以死殉志。身处党争乱局的文臣常于端午日以屈原投江一事进行创作，抒发对政治构想的坚定追

求，又或遭受迫害后拒绝与掌权派妥协。屈原在《九章■怀沙》表达自己身处“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的恶劣政治局面，已无实现美政之理想。党争文臣的现实处境让他们能与屈骚自觉产生共鸣，因而这些端午汉文作品的情感既有对个人政治立场的明确，亦有对忠于自己政治理想的标榜。此外，亦有文人效仿屈原于端午日投江自尽以示忠心。生于1469年的郑希良，在经历了戊午士祸后，时常感慨“甲子之祸，甚于戊午。”^[101]他预见到勋旧派不会在戊午士祸后善罢罢休，而时局动荡君主昏庸，郑氏自己也无力回天。据郑惕《明朝鲜国待教虚庵郑先生行状》记载其“见废主荒亡败度，国事日非，忧愤成疾。以楚大夫屈原自许，五月五日，沉于祖江。”^[102]其难掩对君主的失望，但世事难为，因而最终在1502年的端午日郑氏选择效仿屈原投江以明志。他逝世后，许多文人在端午日悼念郑氏的同时，也藉此对当今的政治斗争进行反思。如南龙翼言：“谁明屈子赴湘流，极目烟波无限愁。”^[103]认为郑氏理解屈原投湘江时苦闷哀愁之情。金净言：“虚庵居士去寻真，不见悠悠世事新。湘水有魂应共吊，人间无地可藏身。”^[104]金氏将郑希良与屈原相比，认为二人皆因世事混乱而为忠义赴死。身为郑希良好友的李荇（1478-1534）曾作端午诗赠予郑氏，即《重赠淳夫季文》云：“万里逢端午，三年作逐臣。谁歌竞渡曲，不是独醒人。细雨迷青草，荒云锁古津。聊将瓮头白，强意属良辰。”^[105]郑氏此时已被贬三年，故称“逐臣”。李氏将与士林派志同道合者称为听闻竞渡声的独醒之士，端午节俗之一的竞渡曲被赋予深意。由于严重的政治迫害，端午日已少有良辰之感，李氏只得作诗与郑氏相互勉励。郑氏投江后，经历过“甲子士祸”的李荇作端午诗追悼郑氏云：“毁誉纷纷万口腾，此公心地不摸棱。楚江何处寻遗佩，愿寄缠筒五彩绳。”^[106]政治斗争纷繁复杂而郑氏立场坚定，即使赴死明志也在所不辞。颈联将郑氏比作屈原投楚江，愿以彩绳等物寄托哀思，亦是对其的高度评价。郑氏因时代背景的相似性而与屈骚产生高度共鸣，而其以身殉国明志的举动亦是韩国文人对家国忠义的极端体现。

其次，第二类忠贞情感即忠于君主主要体现于端午创作中“恋主情结”的流露。例如贬谪时期的端午创作，常依托屈原被怀王逐后“行吟泽畔”的形象，显露自己对君王的思念、依恋之情，表达出渴望重回朝野，再佐时政的强烈思想。如，李安讷在被贬谪后于端午日写下“怀沙赋空在，独咏望清湘。”此句以诵咏怀沙赋的形象指出屈原被放逐后仍心怀君王，这亦是李氏抒发自己被贬谪后依然心系朝政的忠君情绪。又如，韩浚谦作《端午日，得沈参议分惠紫酝，感而有作》言：“忽值天中节，空悲泽畔魂。一醉还疑梦，当年几添恩。法筵朝宴罢，宫扇午凉翻。小技俳优戏，明君宠赉繁。至今青玉簪，犹带翠云痕。罪戾由臣积，生全荷圣原。颓然成独卧，江树近黄昏。”由屈原行吟泽畔的孤单身影引入，通过追忆前朝端午日的盛大庆典与今朝惨淡光景进行对比，极力表现作者对先帝的追思情感。尽管屈原因

[101] 郑希良.虚庵先生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第18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64.

[102] 郑希良.虚庵先生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第18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55.

[103] 郑希良.虚庵先生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第18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54.

[104] 同上。

[105] 李荇.容斋先生集卷四,韩国文集丛刊第20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407.

[106] 郑希良.虚庵先生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第18册[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73.

小人离间而被疏远，对怀王颇有微词。然其仍作《九章■惜诵》言：“欲高飞而远集兮，君罔谓汝何之。”朱熹《楚辞集注》释：“谓远遁也，如此则又恐君得无谓：女欲去我而何往乎？”此句形象地描绘出屈原与王之间难以轻易割舍的感情。故屈原无论身处何地，总是不能暂停对君主的爱慕和思念情感。因此，屈原即使在文字中委婉地流露出对君王之过的批评，然其至死仍怀不叛君主的忠心。而在崇尚儒学文化的朝鲜朝社会，屈原复杂的忠君思想符合儒家君臣夫妇的伦理基础结构，受到文人推崇。忠臣恋主、为君辅政的传统思想枷锁使得韩国古代文人难以割舍对当政君主的期盼，故只得在端午汉文创作中借楚怀王逐屈原一事暗讽时君，表达出对昏君的爱恨两难，渴望其有所作为的矛盾恋主情感。笔者以为，恋主思想的核心即是被逐弃而思念不能隔断，此般“恋中含恨”的情感表述亦是文臣“忠君”之体现。因而，端午汉文创作中的君主始终是英明的，无论君主自身是否有错，多数人臣还是将矛头指向朝中的奸臣小人，以为他们谗惑君王。这也体现出韩国古代社会始终恪守传统儒家礼仪原则。

再次，第三类忠贞情感即爱国忧民之情。屈原作为楚国大夫，于时代动荡中自觉呈现出“爱国忧民”情感。他劝诫君王“遵道而得路”，遵循道义执政国家，不可“皇舆之败绩”。同时，他对百姓生活的苦难感同身受，发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的感慨。他“上下求索”，为国家前途积极寻找出路，即使被小人谗言，贵族排挤，君主疏远，屈原仍不忘楚国，至死不离。如此深刻的忧国忧民情感亦被古今学者称赞，如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云：“存君兴国”；王逸《楚辞章句》赞其“存国”；洪兴祖《楚辞补注》称其“忧国”。朱熹《楚辞集注》赞其“忠君爱国”，屈子始获“爱国”之名，王夫之《楚辞通释》云其“不忍背宗国”、“不忍与世同污而立视宗国之亡”、“以己之用舍，系国之存亡”等。可知，屈原将自己与国家、百姓命运相连的崇高爱国精神，获得儒家社会的普遍认可。而韩国端午汉文作品中爱国情感的表露即是忠于国家，为国赴死的坚定信念。在受到外敌入侵，国家遭受危机时，文人的爱国情感会自发地显现。笔者整理后发现，富含爱国思想因素的作品多出现于壬辰战争、李朝灭亡以及日治朝鲜阶段。韩国文人或在端午创作中以景或事描绘战争给国家、社会带来的惨痛代价，抒发自己愿为国赴死的高尚志向，直言对家国的热爱。壬辰战争中郭再祐、朴汝梁、徐思远等人自发组织民兵以抵抗日倭的入侵。虽是文士，但在国家存亡之时，亦弃笔从戎。这种赴死抵抗外敌的决心与屈原所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情感相似。如，朴汝梁曾作《端午日写怀示卢秀才》言：“他乡海门消息断，病鹤无力飞青云。空将麦饭泣天涯，南方谁复招游魂。”自发抵抗的朴氏深知自己势单力薄，因而手持祭品哭泣，不知屈原游魂如何安息。此处渲染了朴氏为国赴死的决心，表现出其爱国忧民的思想。又如，徐思远亦在战后言：“尽日掩身兢惕坐，默愁羸豕触群龙。”抒发自己担忧家国前途的强烈爱国情绪。而在李朝灭亡和日治朝鲜时期，许多韩国文士组织民族自救运动，表达了对侵略者的强烈厌恶情绪，如李海朝、金泽述、郭钟锡等人端午创作亦饱含忠国情感。如，李海朝作《端阳日与晦甫兄及郑季深泛舟泃江》言：“佳人莫奏雍门曲，故国兴亡已断

魂。”此句借雍门琴声感叹故国已亡的痛苦。又如郭钟锡曾言：“楚俗端午节，角黍慰贞魂。蒸豆眼前冷，多惭水底原。”郭氏认为自己面对国家灭亡却无可奈何因而有愧于屈子，这亦是其忠国情感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有部分文人在端午创造中常借屈子所遇时代悲剧，对比古今加以警示，以担忧思绪侧写自己的爱国忠贞之情。屈原所处的时代使他难以共存，朝政混乱，君王无为。而韩国文人在端午汉文作品反思楚国兴亡盛衰的史实，要求国家符合屈原所言“固前圣之所厚”的执政法则。因而，此类端午作品中的爱国忧民情感，不仅流露出对故国的眷恋，更是对国家发展和前途的思考与探索。

同时，忠臣“恋主”情感体现在对君主的爱恨交织中，屈原在《九章 ■ 抽思》言：“何毒药之謇謇兮，愿荪美之可完。”王逸《楚辞章句》解释为“想君德化，可兴复也。”可知，屈骚“忠君”思想的目的是为了君主的统治遵循道义，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故当怀王听信谗言时屈原多有埋怨之词。与其相似，如光海君、燕山君等韩国君主言行荒诞，耽误国政。他们听信乱党谗言，时常颠倒是非，将忠臣驱逐。这样的行径同样与韩国文臣对君王的道德标准要求相悖，文人在端午汉文作品中多有对昏君的痛心疾首，怨愤交加。因此，显露出韩国端午汉文作品的第二类情感，即怨念之情。

（二）怨念之情

作为一位拥有辉煌身份背景的贵族，屈原自然怀有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人格，然于楚国的政治环境中，他的抱负难以实现，理想遭到嘲弄，因而只能以辞赋抒发内心的怨愤情感，如其《离骚》言：“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可知，屈原进行创作的动机之一即是发愤抒怨。而这种怨念体现在对君主的爱恨交织中，屈子言：“何毒药之謇謇兮，愿荪美之可完。”王逸《楚辞章句》解释为“想君德化，可兴复也。”可知，屈骚抒怨的目的是为了让君主的统治遵循道义，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亦是部分韩国文人在对屈骚受容后，进行端午创作的动因。不遇贤政，不逢明君，难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些遭遇使得韩国文人的忠爱情感在国家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如光海君、燕山君等韩国君主言行荒诞，耽误国政。他们听信乱党谗言，时常颠倒是非，将忠臣驱逐。这样的行径与韩国文臣对君王的道德标准要求相悖，文人在端午汉文作品中多有对昏君的痛心疾首，怨愤交加。因此，显露出韩国端午汉文作品的第二类情感，即怨念之情。然而从本文整理的文本来看，多数文人在词句之间依然流露出强烈的忠君、恋君的情绪，故韩国端午创作中的“怨”并非声讨性质的怨怒，而是仍存期待的抱怨。换言之，韩国文人“怨”的情感亦是“忠”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又，如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可知，屈原之怨情感产生的原因较为简单，即被自己所忠之君疏远，心生怨念。相比之下，韩国文士产生怨情的原因相对复杂，笔者整理后，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韩半岛文人对自己生不逢时之“怨”。如，闵齐仁《端午贴子》云：“独有不逢昭代恨，九原难作楚臣平。”闵氏感叹屈原生无逢时，没有遇及赏识他的贤明君主，借此表达了自己在“乙巳士祸”中被勋旧派诬陷，

难以在朝野置身的苦恼。南孝温在受到勋旧派大臣的无端控诉后，曾作《五月五日，浮江酣畅，有怀屈原》言：“我生何太晚，不得子同时。”此句表达了南氏对屈原的敬慕之情，亦流露出他渴望逃离现世，远离昏乱政局的怨愤之情。又如，许筠亦言：“青山独去路，悵悵望仙舟。”抒发了自己渴望逃避现世的苦闷心境。郑惟吉作《屈沉汨罗》言：“时逢契合无多得，病到膏肓不可针。”此联在感慨屈原不遇时运的同时，亦抒发自己身处党争乱局的苦闷心境。韩国文人端午汉文创作中“生不逢时”之怨擅于通过对屈原生活境遇的怜悯，委婉地表达自己渴望远离现实困境的希冀，显露出部分文人抵触时政，选择出世、避仕的态度倾向。

第二类是李朝文人对君王不识贤臣、听信谗言之“怨”。此类怨情主要集中于四大士祸和党争阶段的端午汉文创作中，且常借屈子因谗言被疏一事议论，《离骚》言：“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怀王掌政却听信谗佞之言，不察臣子之心，使得屈子蒙受冤屈而忠贞难有显露之时。韩国文人在党争期间常抒发相似情感。君王听信勋旧派的一面之词，使得士林派成员遭受数次惨烈的政治迫害，许多文人因此被贬谪，而在被迫远离政治中心后，目睹勋旧派当权操弄国政，心怀忠贞的士林文人难免会表露出自己对君主不识贤臣的埋怨之情。如，洪贵达作《端午》云：“汤兰浴德心源洁，蓄艾医民国祚延。堪笑楚王谗妬误，至今竞渡汨罗船。”此诗借楚王逐屈原之事暗批当时的君主，亦表达其对当政者耽误国政的强烈不满。又如，张显光曾作长诗《和五月五日忆三闾大夫（次文文山韵）》，其中末句言：“君不见三闾大夫此日沉，熊绎旧业从而堕。”此处以反问说明不识贤臣的严重后果，显露出其君主以及朝廷政治的忧虑。又，屈原言：“众皆竞进以贪婪兮，惩不厌乎求索。”“羌内恕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此处“党人”即指宫廷小人，屈原对诸如上官大夫、子兰、靳尚之流表达了厌恶的怨念。身处中期党争的韩国文人亦借屈骚表达对其他党派的怨愤情绪，如，宋时烈在党争失败后曾作《端阳日咏怀》云：“思将杨子镜，献御照群妖。”此处直接将其他文臣称为“群妖”。又如，林真恁在永昌大君遇害后，作《端午》云：“休言今日是端阳，世事年来触处伤。遥忆汨罗争耐处，至今精爽倘相羊。”此诗借屈原的境遇暗讽大北党人，表达了其对凶党乱政的愤怒。值得一提的是，屈原曾言：“虽萎绝其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可知，屈原虽对宫廷谗佞和变节之人表达了痛心疾首和鄙夷之情，但鉴于屈子高尚人格和崇高理想，他的悲痛、无奈多于对小人的愤怒、攻击的态度倾向。然与屈原不同，韩国党争时期进行的端午作品表达的“怨”演变成了对敌对政党的直接责备，政治色彩强烈。屈子对小人之怨归根结底是对时政和国家前途的担忧，而部分党争端午创作则是纯粹为了争夺国家权力而作的怨怒之作，政治目的明显。

因此，韩半岛端午作品所表露的“怨”特点有两类，其一是如《离骚》“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九章■抽思》“羌中道而回畔兮，反即有此他志。”等辞句般，近乎是一种牢骚的语气表达。因进行楚辞受容创作的朝鲜王朝士大夫群体大都为仕途受阻或郁郁不得志的文人，他们品性、人格与屈原相近，且均经历过被小人奸臣谗言或被乱党诬陷遭

贬。他们不愿与流俗同行，亦不愿与乱权妥协，且心中仍怀忠君信念，然对世情不解，故心生哀怨。其二是诗句中多透露出自己因难以容身于现世，因而产生难以释怀的痛苦情愫。韩国古代文人一方面积极入仕，力求以己志报国，一方面又因现实困境无法自拔，故这一矛盾的消极情绪在端午汉文作品中转化为了对现实政治的怨念。韩国端午创作中怨情的根本内涵，是韩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个体意识的觉醒，他们长期浸染儒学思想。孔子所言“诗可以怨”既包括对“上政”表达批评，亦包括对不合礼数之举的指正，多数韩国文臣对这一思想持肯定态度，而在接受楚辞后，屈骚之千古绝唱更给予了他们对抗现实，表达不满的勇气。况且屈原“事君而不二”的观念亦影响深远，因而韩国士大夫群体的端午创作表达的“怨”始终无法摆脱忠君、恋主的基本情感。他们既无法割舍对君主、国土的依恋之情，又难以容忍君主荒谬的言行，故只得通过端午创作，依托议论屈骚表达自己的哀怨情感。然这些作品所谓怨词，根本上仍是向君主显露忠心或抱有期待，可谓之“愚忠”。

（三）孤独之情

班固在《离骚序》曾评价屈原：“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尽管班固以儒家明哲保身的角度批评屈原的看法已经不合时宜，但他却尖锐地指出屈原自视甚高的心理特征。屈原个性色彩强烈，难与世俗相融，因而他曾多次表达自己孤独压抑的心境，如《离骚》：“忼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九章 ■ 涉江》：“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九章 ■ 惜诵》：“终危独以离异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等。由于现实生活不断受挫，屈原选择在精神世界标榜自己的崇高。因个人精神与现实世界的对立，即屈骚所言“余”、“吾”与“众”、“世”之间的冲突，如《离骚》：“世幽昧以眩耀兮，孰云察余之善恶。”、《怀沙》：“世涵浊而莫吾知，人之心不可谓兮。”、“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等。屈原将自己树立成正面精神的代表，故称为“独醒”。这种对待现实的态度被韩国士大夫群体所接受，因而屈原独醒的人物形象成为端午作品具有隐喻意味的一个固定意象，而如屈子般独醒亦是他们为人的最高追求。以金时习为例，金氏青年时经历“癸酉靖难”，秉持文人节气的他毅然放弃入仕，终生畅游山水间，故其并没有贬谪或政途不顺的经历。同时，他曾多次作诗描绘自己极度孤立的真实写照，如《自叙》言：“恋国壮怀歌一阕，伤今孤愤啸三声。”、《早行》言：“黯淡千山晓，凄凉一首诗。”等。之所以金氏会面对如屈原般孤独的处境，是因其特立独行，认为自己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不被理解，以文学创作抒发自己的苦闷。金氏的性格能与屈骚产生强烈之共鸣，因而不难理解金氏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拟骚体”作品，如《拟离骚》、《拟天问》、《拟楚辞九歌》、《拟吊湘累》等。又如，郑梦周的《端午日戏题》言：“此日不宜沉角黍，自家还是屈原醒”、元天锡的《端午》云：“静对菖蒲一尊酒，笑他兰渚独醒臣”、郑道传的《端午日有感》言：“颓然醉卧茅檐下，还愧醒吟泽畔人”、徐居正的《端午戏题寄崔吏部》（其二）言：“屈指独醒无用处，与君痛饮不须醒”、金基洙的《端阳与诸友重游枕流亭》云：“逢君眼作阮

公青，诗话贤于读道经。万古长存端午日，一年重会枕流亭。跳波乱溅观鱼石折取菖蒲樽有酒，世皆沉醉我何醒”等作品亦有体现

同时，在朝鲜王朝各个时期的政治斗争中，文人也将自己或门人称作独醒之臣用以展现己方政治理想的合理性与正确性。无论东西党论亦或是四色党争时期的端午创作，各党文人皆以独醒自居，故屈原的形象在党争期间的端午创作中被强赋以浓厚的政治意蕴。因而，韩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在端午汉作品表达“独”之情感，除了有理想与现实产生冲突的迷茫，亦有藉机阐述本党政治理念的深层用意。如，党争时期李焞的《重午怀李相公白沙》云：“回首楚江天万里，一杯谁慰独醒魂”、李敏求的《端午日南春城从津阳回迂路见枉》言：“醺醺众醉堪从俗，角黍招魂不受渠”、李安讷的《端午》（其二）言：“怀沙赋空在，独咏望清湘”、《五月初三日，南宫绩送酒三瓶，与司果李如璞同饮》言：“独醒鱼腹里，回首五堪哀”、申之悌的《端阳日邀广文小酌，适病妨饮，因作独醒诗，用前韵》云：“欲吊灵均重感慨，胜筵还作独醒筵”等作品均有体现。

综合看来，韩国文人的端午汉文创作中贯穿着与屈骚相似的“忠”、“怨”、“独”三种情感，并习惯借用屈原的经历深化端午作品的情感意蕴。然而与屈骚最原始的情感有所不同的是，因地域文化的差异导致韩国端午汉文创作常以屈骚作政治隐喻。因此，通过总结整理这些端午汉文作品的情感色彩，有助于深刻理解韩国文人对屈骚受容之全貌。

五、结语

自古以来，朝鲜半岛积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节俗，并结合实际环境、政治、人文，形成了极富地域特征的半岛文化。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筛选出 89 位李朝历代文人的端午诗创作，结合《朝鲜王朝实录》所选的数件朝鲜朝重大事件，以文史兼论的思想进行横向研究。将诗歌置于历史事件中进行分析，得以发掘文人诗歌创作的初衷，有目睹世道混乱的痛苦、经历战乱的沉思、置身党争的无奈等等。历史背景下文人自身境遇易于屈骚产生时代共鸣，故屈原在端午日投江的形象也被具体化。同时，又对和平时期的韩国文人端午汉文创作进行分析，整理出端午帖词、习俗变化等特殊情况。并结合韩国文人对屈骚的受容情况，总结出忠贞之情、怨念之情、孤独之情三类韩国文人的端午汉文创作情感。总而言之，以历史角度重新解读朝鲜王朝文人的端午诗创作，有益于理解诗歌背后存在的最原始情感。

参考文献

- [1] 《朝鲜王朝实录》（端宗—正祖），首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编缩版。
- [2] 《韩国文集丛刊》全 350 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 年。
- [3] 姜周镇：《李朝党争史研究》，首尔：首尔大学出版社，1971 年。
- [4] 《大韩民国独立有功人物录》，首尔：国家报勋处，1997。

[5] 《康熙字典》，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 年。

[6] 杜慧月：《政治与诗——朝鲜燕山君时期的“竹林七贤”》，延边大学学报第 48 卷第 4 期，2013 年。

[7] 葛荣晋：《韩国实学思想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

[8]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

[9] 李成柱：《徐居正文学思想研究》，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

[10] 李兆曦：《万历援朝战争中中国文化的传播研究》，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

[11] 马杰：《中国端午节文化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传播及演变》，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年。

[12] 蒲笑微：《朝鲜王朝朋党政治研究》，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年。

[13] 朴姿映：《朝鲜大院君时期的对外关系研究》，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年。

[14] 吴双燕：《端午有关韩国汉诗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年。

[15] 夏征农：《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年。

[16] 徐毅、李姝雯：《论韩国古代端午的活动内容及特点——兼与中国古代端午相比较》，《中国楚辞学》第二十四辑，2014 年。

[17] 杨雨蕾：《韩国的历史与文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18] 尹铉哲：《由“卢李调停”看朝鲜宣祖初年的政治形势》，《韩国研究论丛》第二辑，2019 年。

[19] 于贞贞：《朝鲜李朝汉诗史略》，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

[20] 郑日男：《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之关联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

[21] 周建忠：《楚辞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22] 左丘明、刘向：《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附录 1：

韩国文人 “端午” 与 “屈原” 相关汉文创作统计表

| 时段 | 文人 | 作品 |
|------|-----|-------------|
| 高丽末期 | 李齐贤 | 《端午》 |
| | 李谷 | 《明日端午，复用前韵》 |

| | | |
|--|-----|--|
| | 李穡 | 《端午日阅旧书得崔员外小柬有感而作》 《又吟》 |
| | 元天锡 | 《端午》 |
| | 郑梦周 | 《端午日戏题》 |
| | 金九容 | 《端午》 |
| | 郑道传 | 《端午日有感》 |
| | 徐居正 | 《柔城县端午》 《端午》（今年又端午） 《端午》（又是天中节） 《重午》 《端午戏题，寄崔吏部》（二首） 《次韵子固端午见寄》 |
| | 金时习 | 《端午》 |
| | 洪贵达 | 《端午》（一年重五艳阳天） 《端午》（汤兰浴德心源洁） 《端午》（椒闱新罢浴） 《端午》（王母瑶池岁月迟） |
| | 成倪 | 《在铁原逢端午》 |
| | 李婷 | 《奉赓御制端午杂咏》 |
| | 南孝温 | 《五月五日，浮江酣畅，有怀屈原》 |
| | 丁寿岗 | 《端午帖子》 |
| | 文敬全 | 《端午》 |
| | 李荇 | 《重赠淳夫季文》 《五日书事》 《追悼郑淳夫，用闻长老化去韵》 |
| | 闵齐仁 | 《端午贴子》 |
| | 林亿龄 | 《端午日有感》 |
| | 崔演 | 《大殿端午帖》 |
| | 金麟厚 | 《大殿端午帖》 《中宫殿端午帖》 《五月五日题》 《汨罗吊屈原》 |
| | 李洪男 | 《端午日独酌》 |
| | 郑惟吉 | 《屈沉汨罗》 |

| | | |
|--|-----|--|
| | 卢守慎 | 《端午日，俞张朱携酒来慰》 《端午有感，追和升平之韵，五月》 |
| | 柳景深 | 《端午次仲庆城主》 |
| | 黄俊良 | 《台池抒怀》 |
| | 俞泓 | 《郭山郡云兴馆遇端午》 |
| | 权好文 | 《端午日》 《端阳日有感》 |
| | 杨士彦 | 《竞渡怨》 |
| | 金钮 | 《端午日与冠童会游有美亭，作吊屈原绝句》 |
| | 金诚一 | 《端午日宣酝有感》 |
| | 李廷璠 | 《寄谢李主簿子贞持酒见访》（其二） 《端午醉吟》 |
| | 曹好益 | 《端午饮酒》 |
| | 徐思远 | 《端午独坐有感》 |
| | 许簪 | 《失题》 |
| | 朴汝梁 | 《端午日次柳汝见》 《端午日，写怀示卢秀才肱》 |
| | 张显光 | 《和五月五日忆三闾大夫（次文文山韵）》 |
| | 车天辂 | 《饭筒投水代人》 |
| | 韩浚谦 | 《端午日，得沈参议分惠紫酝，感而有作》 |
| | 申之悌 | 《《端阳日邀广文小酌，适病妨饮，因作独醒诗，用前韵》 |
| | 李晔光 | 《庚戌重五日》 |
| | 柳湊 | 《端午日》 |
| | 申钦 | 《五月五日书事》 |
| | 李惟弘 | 《三叠》 |
| | 李庆全 | 《端阳乘舟》 |
| | 李炖 | 《重午怀李相公白沙》 |
| | 李民晟 | 《重午有感》 |
| | 李安讷 | 《五月五日用李提督希圣韵》 《次承旨侄（植）以端午赐扇见寄韵》（二首） 《端午》（雪岭三韩北） 《端午》（白雪连夷界） 《五月五日》 《五月初三日，南宫绩送酒三瓶，与司果李如璞同饮》 |

| | | |
|------|-----|---|
| | | 《南宫续送四马酒一盆》 |
| | 申楫 | 《端阳日》 |
| | 林真愆 | 《端午》 |
| | 赵纲 | 《端阳》 |
| | 李敏求 | 《端午日南春城从沈阳回迁路见枉》 |
| 朝鲜晚期 | 尹顺之 | 《重午翌日独坐漫占》 |
| | 洪柱元 | 《次咸卿端阳十绝寄子和之作》 |
| | 李晚荣 | 《竞渡曲》 |
| | 宋时烈 | 《再用畴孙端午韵》 《次畴孙端阳日所吟》 |
| | 朴长远 | 《端午滩居有怀仲美》 |
| | 沈攸 | 《菖蒲酒歌》 《四叠》 《大殿端午帖》 《端阳日，次李行初韵，录奉泛翁求和》 《端阳日自鹭江乘舟下滩》 |
| | 李元祜 | 《端午》 |
| | 申混 | 《端午病起书感》 |
| | 李敏叙 | 《大殿端午帖》（两首） 《寓居月波亭，自仲春已过端阳，有感漫吟》 |
| | 柳命天 | 《端阳志感》 《端阳日志感》 |
| | 李瑞雨 | 《端阳》 《大殿端午帖》 |
| | 宋光渊 | 《次质夫端阳感怀诗》 |
| | 李沃 | 《关西节度送余行清川津》 |
| | 朴泰淳 | 《竞渡》 |
| | 金昌翁 | 《重午日有感楚事》 |
| | 宋相琦 | 《渾阳，遇端午》（其三） |
| | 李健命 | 《五月五日漫吟》 |
| | 朴泰汉 | 《端午日记感，复用前韵》 |
| | 洪重圣 | 《临发口占示邑中诸子》 |
| | 李真望 | 《朴定斋先生，以四月廿五夜受刑。发向配所珍岛，留滞鹭梁鲁湖祠傍。至五月五日，竟至长逝。有以一绝咏其事来示 |

| | | |
|--|------|----------------------|
| | | 者，遂次其韵》 |
| | 李 缙 | 《端午日偶吟》 |
| | 金履万 | 《端午前一日作》 |
| | 任征夏 | 《端阳志感》 |
| | 金信谦 | 《端阳后翌日，与仪韶兄弟雄儿，上焕文庵》 |
| | 姜世晋 | 《清之顾我，共次老杜韵》 |
| | 尹 愔 | 《五月五日记故事》 |
| | 李晚秀 | 《五月》（其二） |
| | 赵秉铉 | 《端午》 |
| | 申佐模 | 《大殿端午帖乙卯》 |
| | 玄 鎰 | 《端午》 |
| | 申 蚬 | 《端午乐词》 |
| | 金基洙 | 《端阳与诸友重游枕流亭》 |
| | 金允植 | 《东宫端午帖》 |
| | 南 氏 | 《端午寓兴》 |
| | 郭钟锡 | 《狱中端阳有感》（其二） |
| | 李海朝 | 《端阳日与晦甫兄及郑季深泛舟淇江》 |
| | 金泽述 | 《端午怀屈三闾》 |

附录 2:

| 韩国端午汉文创作文人的派别立场表 | | | | | | |
|------------------|-------------|-------------------------------|-------------------------------|--|----------------|-----|
| 高丽末期 | 斥佛思潮 | 改正论 | | | 禁止论 | |
| | | 李穡 李齐贤 李谷 | | | 郑梦周 金九容 | |
| 世祖—中宗 | 1392年朝鲜王朝建立 | 开国勋旧派 | | | 保守派 | |
| | | 郑道传 | | | 郑梦周 | |
| 宣祖—仁祖 | 1453年癸酉靖难 | 勋旧派 | 士林派 | | | 节义派 |
| | 四大士祸 | 徐居正 | 洪贵达 郑希良 李荇 闵齐仁 林亿龄 丁寿岗 崔演 李洪男 | | | 金时习 |
| 宣祖—仁祖 | 1575年东西分党 | 东人 | | | 西人 | |
| | 1589年南北分党 | 南人 | | | 老西 | |
| 宣祖—仁祖 | 1608年光海君即位 | 北人 | | | 少西 | |
| | 1622年仁祖反正 | 大北 小北 | | | (无) | |
| 孝宗—显宗 | 1659年乙亥礼讼 | 南人 | | | 西人 | |
| | 1674年甲寅礼讼 | 赵纲 李元楨 尹善道 李沃 李晚荣 柳命天 李瑞雨 李万敷 | | | 宋时烈 朴长远 沈攸 朴泰汉 | |
| 肃宗 | 1680年 | 清南 | 浊南 | | 老论 | 少论 |

| | | | | | | |
|--------------------------|----------------|------------------|----------------|--|--------------------------------------|---------------------------------|
| 宗 正 祖 | 庚申换局 | 李元楨 李沃 李瑞雨 | (无) | | 宋时烈 李敏叙 沈攸 金昌翕 宋相琦 李缙 | 李真望 洪重圣 朴泰汉 朴泰淳 宋光渊 |
| | 1689 年 乙巳换局 | 南 人 | | | | |
| | 1727 年 丁未换局 | 金履万 尹愔 | | | | 宋相琦 |
| | 1791 年 辛亥邪狱 | 信 西 (无) | 攻 西 (无) | | | |